

高僧傳卷第二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瑛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跋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一

鳩摩羅什以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個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鷹法生智子諸國甥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間崔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

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新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樹致眾咸歎之有羅漢達摩摩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指出家若不落髮不啗飲食至六日定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啗進即初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樂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偶有三十二字凡三久二千言誦毗尼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頂可至旬實遇名德法師膝頭連多即罰寶王之從弟也剎悍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歲九部莫不諳練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礼從受雜藏中長二合凡四百萬

高僧傳卷第二 第二

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爭際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蓋教異日給饒脂一雙粳米麵各三斗酥六外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老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乃還龜茲諸國皆射以重爾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當當守護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勇諳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臂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脩習諸品無所詔受而脩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歲沙門名專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蓋一國內沙門耻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

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
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
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
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
學圖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
事又博覽四圖陀典及五明諸論陰
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遠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屬小檢脩行者頗共
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
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
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
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伎絕倫專以
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
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為
什說阿耨達經什問陰界諸入皆空
無相性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
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
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
斫斲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
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
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
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頌
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
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
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
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慈王營宣
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
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抗時王子
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
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過更設
大集請開方等經與什為推辯諸法
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
聽者莫不悲感退悼恨悟之晚矣至
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
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
王自紀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
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諒去謂什曰方
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尔之
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
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
洗悟曠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
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
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
蔽大雅見空跡什知魔所為誓心愈
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
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
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
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
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
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
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
王引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速奔神國
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文問經
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
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
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
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
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
空乎如昔狂人今續師續線極令細好
續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塵續
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
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
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
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
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
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遠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礼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勇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派西域名披東川時符堅僭号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并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者詣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開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刻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七張

高僧傳卷第二 第八張

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勛敵曰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卑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閑密室什被通既至遂歸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留留推運推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号開外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威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叛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果讎彭見相係而叛尋皆亦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振臨松盧水

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遷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万計之時論謂業等為合纂有威聲男必全刻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衆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為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賓文翰溫雅先甚器之賓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去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詐詐告賓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真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糸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漸更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賓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然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南井中到殿前墻則比且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外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皆潛龍出遊豕豝表異龍者陰類出八有時而今豎見則為灾當必有下

高僧傳卷第二 第九張

人謀上之慶宜刻已脩德以答天戒
纂不納與什博戲然纂曰所胡奴頭
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
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
起超小字胡奴後果纂斬首立其
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
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知道故謫其
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
及姚萇僭有閩中亦挹其高名虛心
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
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
請興初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
廣庭逍遙園慈慶為並以為美瑞謂
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
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
歸降方得迎什入閩以其年十二月
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
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
微造盡則窮年忘勅自大法東被始
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
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達崇三寶銳
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
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

不充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舛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
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選法
欽道流道恒道標僧敬僧肇等十餘
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
興執舊經以相離按其新文異舊者
義皆圓通衆心恆伏莫不欣贊興以
佛道冲遠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
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
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畢王公
以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
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薦信緣業婁
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
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
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
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
賢劫經經律法要禪要解弥勒成佛
弥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
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
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千
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華久大千
今咸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
外每恐言舛入閩請决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
疑義莫決乃封以詒什語見遠傳初
沙門僧散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
為教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
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
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
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
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
體有似爵飯與人非徒失末乃令蓋
藏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
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驚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余什雅
好大衆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衆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
在秦地深識者索折翻於此將何
所論乃懷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
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
改註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為入神情
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匹
者為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已善誘終
日無勸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
居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介以來不住僧坊別立禪舍供給豐盈每至譚說常先自說譬喻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早摩羅又律師受律早摩後入關中什聞至然師敬盡禮早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脩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知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離爛以為素和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一張 廣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六羅什所誦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者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和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傳中猶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花鬘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為泰和始中振錫入關泰止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威範厚相宗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聞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絲泰和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攝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就而匠人組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四張 廣

曇摩流支三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和始七年秋造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帝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闢尤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劉賓人甚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賣此經自隨甚欣而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和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吝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叅懷勝業者日月弘朗此則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患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異條刺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五張 廣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六終於涼土未詳卑摩羅又四

卑摩羅又此云無垢眼劉賓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和闐律藏四方學者覓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焉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截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涉沙冒險東入以爲秦和始八年達自閩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閩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集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取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名爲善誦又後賁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取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主寺夏座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頌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

言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竟相傳寫時聞者謔曰卑摩羅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誼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人亦号爲青眼律師佛陀耶舍五

佛陀耶舍此云覺明劉賓人也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癱瘓不能行止乃問於至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方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者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練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尚云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意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對曰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故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縻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粟粮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滾出耳耶舍又與况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老數百里不及行達姑威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威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臨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威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家則未敢間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義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諦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為人赤誠善解毗沙時人号

高僧傳卷第三 第九張 廣

曰赤誠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無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閑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為司除技尉姚興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謬乃請耶舍令誦耆舊藥方可五方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眾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長阿含等京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觀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舍後辟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跋跋陀羅六

佛跋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振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云法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張 廣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眾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畝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憚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開戶坐憚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款弥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脩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觀法眾清勝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說國眾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跋跋陀者出生天竺邠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亂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跋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眾辭師裹糧東逝步蹕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一張 廣

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拈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曰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間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取纜一船獨發俄介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馬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介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時秦太子淑欲問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或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色復云何破微答曰群師或破指一微我意謂不介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實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應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闈感脩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聞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感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淨學有淺深得法有濃淡淺為之徒因而說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都舍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讟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莫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智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乎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由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未遊欲宣遺教誠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各令万夫無導因勅令退之賢報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厭風名聞至欣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閨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逆化居無求安停止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至既而說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覓來礼事其有奉遺恙皆不受持鋒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索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今所設已盛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俱歸安止道塲寺賢儀範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樹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賓林書曰聞塲禪師甚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千闍得花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至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楮玘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塲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意故道塲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沮洳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春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第七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喪隨母傭織能為業見沙門達

高僧傳卷第二 第五十五 廣

摩耶舍此去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識為其弟子十載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万餘言初學小乘惠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訓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伏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脰經本識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眾悔過遂專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万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然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今日敢有規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識失而羞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怒之我以親而羞之並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寔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咒石出水因贊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高僧傳卷第二 第五十五 廣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致厭乃辟往罽賓賣大涅脰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脰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間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勝明旦識將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志來拜謝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為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高僧傳卷第二 第五十五 廣

方言識以涅縣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爲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秩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方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識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爲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七伏暮未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驅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七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亂兵所煞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淚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

時魏虜託跋壽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違識便即加兵遜既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為太常高平公李順榮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證公之正朕思欲請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謀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目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首見威迫前遣表求留曇摩識而今便求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誰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願加殊禮而王以此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換由來之義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為大王不取主上虛構之至引文所知引文者遜所遣使魏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藕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悅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固請西行更尋涅縣後分遜允其欲去

乃密告識為以資糈發遣厚贈實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素對將至累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指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挾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勑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成法其文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及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為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為說或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開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臆求為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

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為人強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閱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求法渡流沙至于闐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默斯鄰詔問道義斯鄰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号为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向邑於高昌得觀世音弥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為晉文及為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宗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遊塔寺以居士身畢世初出弥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顥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潜居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精以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涅槃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信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進疾而終識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便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 第四

尋涅槃後分乃晉宋太祖資給遺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船舶破傷足因疾而卒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晉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觀善書偈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云

高僧傳卷第二

丁巳歲高僧曰大藏都監奉
勅撰述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 第四

高僧傳卷第三

廣

譯經下

釋法顯一

釋曇無竭二

佛默什三

浮陀跋摩四

釋智嚴五

釋寶雲六

求那跋摩七

僧伽跋摩八

曇摩密多九

釋智猛十

置良耶舍十一

求那跋陀羅十二

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
鳥亂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
沙弥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寺
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
能得後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
歲遣父憂對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法顯撰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村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良至性過人墓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弥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致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弥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研闡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覩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慈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繩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戰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誓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寺逼顯過之顯明且欲詣寺問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王經數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方得到聖駕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精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欲遂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札拜起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踞顯前紙屑掃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仰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便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客眼慈素而神氣清顯雖覺其貌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昔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悅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孟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轉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經方等涅槃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載留或亡願影惟己常懷悲慨忽於王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綃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入衆皆惶懼即取雜物垂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極越屬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

我不合便當見然漢地帝王奉佛教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規失色僂僂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舟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發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願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及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還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毘曇心垂百餘方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焉雖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貨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假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也幼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謁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徒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賣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內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慈嶺度雪山障氣千重疊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為橋一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孔屢屢相對人各執四枝先拔下杙手攀上找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札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高僧傳卷第三 第六張

月氏國札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垂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

天竺禪師佛跋多羅此云覺救彼土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室為糧同侶尚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貴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野中逢山家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佛跋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弥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屈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弥沙塞律梵本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七張

未被翻譯而法顯還化京邑諸僧聞
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
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
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
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
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
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
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
所終

浮陀跋摩此去覺鏡西域人也幼而復
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
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
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
用強果少遊慈右遍歷諸國得毗婆
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
衿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
翻譯時蒙遜已死子茂度襲位以皮承
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
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開預宮中請
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細
為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并周方
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
項魏屬託跋摩西伐姑臧涼土崩亂

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
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
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習冠出家便以精
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
本城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
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陀
羅精舍從佛跋先比丘諮受禪法漸
深三年初踰十載佛跋先見其禪思
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
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顏
敬接達人時有佛跋跋羅比丘亦是
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
土跋跋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輸
沙越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跋止長
安大寺頃之跋跋橫為秦僧所擯嚴
亦分散懸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
精修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
長安刻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
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林禪思湛然談至
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
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

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
也恢即啓宋武帝延請還都莫肯行者
既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懷道
素篤礼事甚敬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
受虛靖志避諂塵恢乃為於東郊之
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於
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
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
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寺不受別請常
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
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
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即
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礼
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
鬼來吁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
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為
夫人說經疾以之療因棄五戒一門
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
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
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憚
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沉海重到天上

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諸弥勒弥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罰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辦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速故世西來報此微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釋實雲未詳氏族傳云京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素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為名而求法懇惻亡身殉道志欲躬親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而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徇觀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礼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默跋陀業禪進道俄而禪師橫為秦僧所擯徒眾志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張 庚

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眾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衿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脫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戎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眾咸信服初闍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二代顯出眾經江左譯梵其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靜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贊經山多荒

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切德鑑本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入僧伽阿難此言眾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其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辨之跋摩答曰有命之類莫不食生天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張 庚

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葷至年十八相公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万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号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罰賓王薨絕無紹嗣眾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目數百拜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達眾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眾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閩婆國初未至一日聞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船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礼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勸即奉命受戒漸深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張 庚

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聞戰傷煞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雖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殺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與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咒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脩道因告羣目曰吾欲躬洒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目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念敢以死請申其悃悃王不忍固違乃就羣目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王境同奉和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煞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目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食稟以充嘉九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

汎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真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閻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願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維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延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孤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騷騷者聞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鷲推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濕不濕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去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為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弄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

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遺沙弥徃候之見一白師子綠柱而上亘空弥湯生青蓮花沙弥驚恐大呼徃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前嘉八年正月達于建鄴文帝引見勞問懇懇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万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吳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為近夫所脩各異疋夫身賤名劣言今不處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万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妄命後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衆庶蕃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煞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知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速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速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為言

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公王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花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瞻往還肩踵接踵摩神府自然妙辯天絕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懇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終繼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且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去去六年有師子國八且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且邨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奉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且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若欲增明其助隨喜但西國且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

高僧傳卷三 第三十 唐

士更請外國且東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帛唯跋摩所坐花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礼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生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疋許起於尸側直上衝天莫能語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詳集香薪成積灑之香油以燒造陰五色焰起氣蒸騰空是時天京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且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逼未及塔熏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高僧傳卷三 第三十 唐

虛為無誠信愚惑不識真懷嫉輕有德是以諸賢聖現世晦其迹我求邨跋摩命行盡時至所獲善功德今當如實說不以諂曲心希望求名利為物衆慙息增長諸佛法大力如是仁者咸諦聽我言瞻野中初觀於死尸腫脹垂爛壞臭穢膿血流繫心緣彼處此身性如是常見此身相貪戒不畏火如是無量種修習死尸觀放捨餘聞思依止林樹間是夜專精進正觀常不忘境界恒在前猶如對明鏡如彼我亦然由是心漸靖輕身極明淨清涼心是樂增長大歡喜則生無著心變成骨鏹相白骨現在前朽壞肢節雖白骨悉磨滅無垢智熾然調伏思法相我時得如是身安穩柔軟如是方便脩勝進轉增長微塵念念滅壞色正念法是則身究竟何緣起貪欲知因諸受生如魚貪釣餌彼受無量壞念念觀磨滅知彼所依處從心獲猴起業及業果報依緣念念滅心所知種種是名別相法是則思慧念次第滿足脩觀種種法相其心轉明了我於余焰中明見四念處律行從是竟攝心緣中住

高僧傳卷三 第三十 唐

苦如熾然則由渴愛轉受盡般淫勝
昔見彼三界死焰所燒然形體極消瘦
喜惡樂方便身還漸充滿勝妙衆生相
頂忍亦如是是於我心迴真際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寂滅樂增長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次第法忍生是謂無漏道
妄思及諸玩名字悉遠離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成就三昧果離垢清涼緣
不滴亦不沒淨慧如明月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非我所宣說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說五因緣果實義知脩行
名者真能見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脩行衆妙相
今我不宣說懼人起妄想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我已說少分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摩羅婆國界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道迹脩遠離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進脩得二果是名斯陀舍
從是多留難障脩離欲道見我脩遠離
知是處空閑咸生希有心利養覺來集
我見如火毒心生大默離遊亂浮于海
闍婆及林邑葉行風所飄隨緣二字境
於是諸國中隨力興佛法無問所應問

高麗傳卷第二 第三 說經

諦寶直寶範今此身滅盡衆若熾火滅
僧伽跋摩此去衆鎧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尤精華
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号
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崇
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脩請住此寺崇其供
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
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誦誦日夜不
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
明於戒品將為影福寺巨慧果等重
受具戒是時二衆未脩而三藏遷化
俄而師子國比丘巨鐵薩羅等至都
衆乃共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
義檀步京邑謂為鶴異執志不同親
尚跋摩指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
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旌然推
服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且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
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
觀等以跋摩妙解難心誦誦通利先
三歲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

高麗傳卷第二 第三 說經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
譯語親自筆受考最研校一函乃訖
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
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
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
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
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不詳其終
景平帝多此云法秀賈人也年至
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
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賈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
禪法所得門戶極甚微奧為人沉遠
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遠眉故世号
連眉禪師少好遊方摺志宣化周歷
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
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
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
必馳奏聞俄而客多果至王自出郊
迎延請入宮遂從衆戒盡四事之礼
客多安而能還不拘利養居數載密
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
矣王惕然驚覺既而王目固留莫之
能止遂度流沙進到愞煌於閑曠之

高麗傳卷第三 第三 說經

地建立精舍植松千株開園百畝房
間池沼極為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
於公府舊寺更背堂宇學徒濟濟輝
業甚盛常以江左王業志欲傳法以
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峡止
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
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衡器
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
勇猛人百其心頃之必流東下至于
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慈祇洹密多道聲
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介傾都札詵
自宋文惠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
設齋桂宮請戒樹掖參候之使旬日
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
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戒
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焉會
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
為己任素好禪味欽心殷重及臨浙
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
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
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
嘉十年遂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
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五

埤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潤傾側
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
年斬石刊木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猷
奉稠疊禪房殿宇營余曾構於是息
心之衆方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
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
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
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
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
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願實也有
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
欲及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
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
畢即双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
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彩之
驗潔誠祈福莫不享福以元嘉十九
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
七道俗四衆行興相起仍蓋于鍾山
宋熙寺前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六

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万里咫尺
千載可追也遂以為秦和始六年甲
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
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
出自陽關西入流沙凌危履險有過
前傳遂歷鄯郫龜茲于闐諸國備騶
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
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
百里至波倫國同捺拉道嵩又復無
常將欲闚毗忽失尸所在猛悲歎驚
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
山渡辛頭河至罽賓國國有五百羅
漢常往返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
猛至歡喜猛詰問方土為說四天子
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
畫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
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銘若有
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
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
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
見佛毀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
具存又觀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
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黃以寶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七

蓋大衣費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
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
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
羅閼家舉族和法王所欽重造純銀
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泰地有大
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閼驚歎曰
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
家得大濕洎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
一部及餘經梵本普願流通於是便
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件於路
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洎
洎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
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
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
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
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遷
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且良耶舍此六時稱西域人性剛直
寬習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
諸經多所談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
門專業每一遊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
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
沙河華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神
法沙門僧舍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
壽觀合即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
術淨土之洪因故沆吟吟味流通宋
國平昌孟顯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顯
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慈江陵元
嘉十九年西遊峨蜀處處知道禪學
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
等並權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
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
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稱
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
何為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
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
終於建鄴僧伽羅多此云衆滿以
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安
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
十年卜居鍾山陽明寺開榛造
立精舍即宋剎寺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由天竺人
以大乘學故世号摩訶衍本婆羅門種
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

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華心尋讀驚
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
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友即投著
落彩專精志學及受具足博通三藏
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札須之辛小
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採取經
匝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
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
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
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
若歸信三寶則長相見其父感其言至
遂弃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
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船汎海中
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船憂惶跋陀曰
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
往不感乃密誦咒經懇到禮懺俄而
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船蒙濟其誠
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
表問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
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旁見其神
情朗徹莫不虔仰畢因譯文言而欣
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
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東

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嶽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維阿舍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經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實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詰折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荆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涅槃夾板魔羅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經三卷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花嚴等經而跋陀自附末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眼持鉢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鉢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悅懌且起道義皆備領宋言於是就講之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去云京者將有禍亂未及一年之內播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九

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頗容憂怖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危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印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數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願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願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許置爰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劫問並誰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宗靈秀等並見誑逼貧道所明但不晝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荆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閱無片言及軍事

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懷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為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識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歟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願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之無人衆屢獻夢跋陀燒香咒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懌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今祈雨必使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九

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陞曰仰
憑三寶陛下天威冥必降澤如其不
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
請不復飲食然而誦經密加秘呪明
日曉時西北雲起如蓋日在葉榆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
見慰勞親施相續跋陞自初以來蔬
食終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
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
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大始四年正
月亮體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
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之見天
花聖像曷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
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實意梵
言阿那摩律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
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凡官禪房
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
亦号三藏常轉側數百員子立知正
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
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當
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
卷之呪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
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

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
以師礼焉永明末年終於所住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留
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那
慧強記勤於誦誦諸究大小乘將二十
万言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占時驗事徵
地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
離寺執錫從徒成儀端肅王公貴勝迭
相供請初僧伽斯那於天竺國抄僧多羅
藏中要切辭旨撰為一部凡有百事
教授新學毗地志甘通兼明義旨以
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謂
百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
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
及其宣派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弘厚
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
獻皆受悲為善法於建鄴淮側造正
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中
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有僧伽婆
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肅蓋於談
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其加札遇
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占雲館中譯
出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釋實習宗
墨九等筆受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
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
地等並具足住持八万法藏弘道濟
人功用弥博聖慧日光餘暉未隱是
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利帝
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
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
盤豆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極要源發
般若清貫雙林華曰化洽窪隆而亦
俱得其性故今三寶載傳法輪未絕
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
所接遠近斯屈一聲一光輒震他土
一臺一蓋動覆恒國振丹之布迦維
維路絕慈河里踰數万若以聖之神
力辟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
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
稱為浮圖之主或號為西域大神故
漢明帝詔楚王英玄王誦黃老之微
言尚浮圖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
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遠來
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
深躡飛經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能
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

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而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爾承遠竺佛念釋實雲竺州蘭無羅又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節以成製論古隨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鈞深神鑒與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散嚴觀恒筆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辭為稱首是時姚興竊竊跨有皇儀崇愛三寶城塹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還迹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觀自像運東遷在茲為感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花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舍五部捷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慙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恐佛賢有損黜之迹考之寶錄未易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三張 廣

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瑤璋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尚貽貫脰之厄比千雖忠寒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間有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乘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攝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豁壓其身故為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眾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經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危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隨之義即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踏危絕或望烟渡險或附杖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趾則結袵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三張 廣

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情學之辟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使正法門豈可斷以宵衿而不博尋眾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擇律融冶經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尚扇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易歟贊曰頻婆拏唱疊教攸陳五乘竟轉八万弥綸周星曜魄漢夢通神騰蘭識什狗道來臻慈雲徙蔭慧水傳津俾夫季末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第三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嚴撰

朱士行一

支孝龍二

康僧淵三

竺法雅四

康法朗五

竺法乘六

竺潛深七

支道林八

于法蘭九

于法開十

于道邃十一

竺法崇十二

竺法義十三

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類川人志業方直勤澹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諸道行經覽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指志指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關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眾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或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聲旨漢地王之各也王即不聽贊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指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令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反牒如本大眾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封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脩見業果因改勵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礙又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封蘭譯為晉文稱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封蘭一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卷 廣

本十四疋繼今寫為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維之新盡火滅尸猶能全眾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毀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于于闐此之謂也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類川庾敳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談膚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道遙唯病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惡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辯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封蘭初譯放光經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竟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弥漫蘭風勝嚮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卷 廣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
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
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
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
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
日度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
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
也敏度亦略指有譽著譯經錄今行
於世測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
處常乞旬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
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
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畫之曠浩
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
高眼深處之測曰鼻者面之山眼者
面之測山不高則不靈測不深則不
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
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鬱茂名
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
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
填委後卒於寺焉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
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毗浮相曇
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未灑落
善於摛撰外典佛經通乎講說與道
安法次每披釋淩疑共盡經要後立
寺於高邑僧眾百餘誦誦無懈雅弟
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趙
太子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即嘗請
經見雙樹鹿苑之靈辭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觀聖處於是指往
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
張振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
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敗
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
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
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室同道以
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
乃停六日為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
此房中皆是香花乃悟其神人因語
朗云比房是我如上已得無學可住
間評朗往問評因語朗云君等誠契
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雅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切業尚
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
師於是四人不再西行仍留此專精
業道雅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
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
終孫綽為之贊曰人亦有言瑜瑕弗
藏朗公圓固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
微辯章何以取證水堅履霜朗為子
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
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切特喜憚
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
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礼事
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即
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絕慧
鑒過人依竺法護為沙弥清真有志
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閑中且資財
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
道德為往告急求錢二十万護未答
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曰和上意
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
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
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勒便夫射狼草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冲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所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顯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贊曰索索虛杵翳翳閑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彫飭照足開矚懷抱之內豁尔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大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宰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中宗肅祖昇遐王度又薨乃隱迹刻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山門潛優進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經老莊授身比而潛其下內外兼治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懇勸徵請潛以詔旨之重遂遵官閑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文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造三龍飛度礼稱萬潛官於簡文零遇沛國劉恢恢朝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觀其朱門貧道見為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枉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與法祀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刻之仰山遂其先志於是道遙林岵以畢餘年支道遺使求買仰山之側浚洲小嶺欲為幽栖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尚高麗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綸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和道之匠也頃以道業

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耽閑今在刻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時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深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漆衣之素山居人外篤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還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深比劉伯倫論云深公道素閎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業劉而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博通眾典嘗從深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深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晉者必取汝為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刻縣城南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功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過識識共昕各作右軍草傍人竊以為貨莫之能別又為眾經甚見重之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

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閩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微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道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蕙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駁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索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道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藉跡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展傾遲知欲還刻自治甚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七 廣

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悵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精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道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造既還別經由于郡王故詣道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道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道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衿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五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眾百餘常隨票學時或有慥者道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弛矣為淹滯弱畏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委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新京清譽澤累鮮池謹守明禁雅觀玄規經心坤道抗志無為寮朗三蔽融冶六病空同五陰豁虛四支非拍喻拍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高僧傳卷第四 第二十二 廣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識敷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察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牒論脫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脫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道通一義眾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亦謂道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道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乃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繼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哉得去可又問何如殷浩安曰臺臺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浩實有慙德超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二 廣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
來紹明大法今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道
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
告辭曰道頌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
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聖厥純反朴絕欲歸宗遊歷
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
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焉
慈愛之孝蠕動無傷衛無恤之哀永
悼不仁秉耒地之順遠防宿命挹無
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
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
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弥新矣陛
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勅道遊靈摸日
與忘御司謂鍾鼓晨極聲振天下清
風既邵莫不幸其上願陛下齊齡二
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妖誣尋丘謫
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
路若然者太山不濤季氏之旅得一
以成靈王者非圓立而不桎得一以
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
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况不加靈玄
德交被民荷具枯悵依六合成吉祥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五

之宅洋洋大晉為九亭之宇常無為
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
典刑然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貴
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和公
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真量所謂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遊東山
與世異業榮華長昇救涖清豁經緯
畢世絕窺皇階不悟軋光曲肱猥被
蓬華頓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
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
賓札禁以微言每愧才不披瀝理無
拘新不足對楊玄摸允塞視聽蹤跡
侍人流汗位席累四翁赴漢千木著
觀皆出處有時默語適會今德非昔
人動靜乖衷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
困非援何能有為且歲月倏倪感若
斯之歎况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延
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時蒙放
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
露板以聞申其愚管輅望路伏待
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
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外
前至近道而坐謝万石後至值蔡
楚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輿舉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五

謝卿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
慕如此既而取迹剎山畢命林澤
人嘗有遺道焉者道愛而養之時
或有譏之者道曰愛其神駿耶復
畜耳後有鉤鵲者道謂鵲曰尔冲
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道
勿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鵲卯生用
未足為然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
投卯於地殼破鵲行頃之俱滅道乃
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道先經餘姚塢
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塢中或問其
意答云謝安在昔數來見報移旬日
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
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
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
厭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郗超為之
序傳云宏為之銘銘云周曇雲實為之作
詳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
支道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
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
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
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
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道墓乃
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真神理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五

緯綿不與氣運俱盡耳述有同學法度
精理入神先逝亡道歎曰昔匠石廢
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求
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
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
之落筆而卒凡道所著文翰集有十
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
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
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
便以精勤為業研誦經典以日兼夜
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迨在弱年風神
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
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
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
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
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
後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
甌遠矚嵎嵎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尤
華寺是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度尤規孫
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去蘭公遺
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
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欬然歎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六 廣

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閑若一間圓教
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
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
贊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道山澤
剛洽虎光別傳去蘭亦感枯泉漱水事
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
剎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
知名剎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
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
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
又祖述者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
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
家惶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掌羊
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
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外
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
肯復入康獻后今日帝小不佳昨呼
于公視脉且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
取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
續修光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
支道林爭即色空義蘆江何默申明
開雖高平却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七 廣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機故孫綽
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
在場芬若停滯于威明發不然遐討
有絮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
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
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
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
正值道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道遂
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耶故東山瞻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
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
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困之披擇諸竟弊
還東山帝戀德懇懇賜錢絹及步輿
并冬夏之服謝安王玄度悉皆友善
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
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
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為之目曰才
辯縱橫以數術知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遠敬煌人少而失陰附親養之
逵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
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八 廣

論護公常稱遠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簡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却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遠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遠有清令之譽何得為足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遠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萬志經記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捨而住山以為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剎之葛峴山茅庵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竟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袂頽契自以為得意之交也崇迺歎曰緬想人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九張 廣

外三十餘年頗益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曰皓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刻東仰山復有擇道實者本姓王瑯瑯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浴將就下疑乃詠曰安知万里水初發盤飮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勢能行是故罕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栖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眾典尤善法花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教友至晉興亭中更還江左應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屢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張 廣

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崗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西瑩施至止武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為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謡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安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余異人性度溫和鄰郡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礼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華容顏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智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礼苕華母亡頃之苕華父又亡苕華母亦卒度遂觀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迹抗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駭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類廢令其願世教改遠志曜翹燦之姿於威明之世速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

高僧傳卷第四 第五張 廣

人生一世間飄忽若過隙榮華豈不
 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
 銀鉤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紉
 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航
 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
 度蒼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
 道以濟萬邦安親以成一家未若弘
 道以濟三界踐履不毀俗中之近言
 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披以此為
 愧然積贊成山亦莫從微之著也且
 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
 王之服八珎之饒鏗鏘之聲曄曄之
 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
 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
 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
 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
 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
 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
 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
 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
 住德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
 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
 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三張 廣

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
 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懷
 匪石不可迴轉茗華感悟亦起深信
 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畎畧
 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
 又有竺慧起者亦行解著與高士
 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三張 廣

高僧傳表第五

義解二

廣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僧朗三

竺法汰四

竺僧先五

竺僧輔六

竺僧敷七

釋曇翼八

釋法遇九

釋曇徽十

釋道立十一

釋曇戒十二

竺法曠十三

釋道壹十四

釋慧虔十五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
 英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
 七歲讀書弄覽能誦鄉隣嗟異至年
 十二出家神智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
 師之所重黜役田舍至于三年執勤

就勞曾無恙色萬性精進齋戒無
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
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貴經入田因息
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
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聞
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先
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貴之如初暮復
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
嗟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
入中寺遇佛面澄澄見而嗟歎與語
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佐澄曰
此人遠識非余儔也因事澄為師澄講
安每覆述衆未之悟咸言須待後次當
難誼嶮嶮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
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
漆道人驚四隣于時學者多守聞見
安乃歎曰宗匠雖邈玄旨可尋應窮
究幽遠探微與今無生之理宣揚季
未使流通之徒歸向有本於是遊方
問道備訪經律後避難潛于濩澤
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
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
俱慙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
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

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
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欽
聞安清秀使沙門敬見苦受之安辭
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其部住受都
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時石虎死彪城
王石遵篡竊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
入華林園宿於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
運將危乃西適秦口山近無悶之亂人
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灾旱蝗
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
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
渾山水食脩學戒而慕容後逼陸渾
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
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
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
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
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脩閑安與弟子
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
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象見門裏有
二馬掃掃開懸一馬筥可容一斛安
便呼村百外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
外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字安曰雨水為林筥容百

升也既遠秦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
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藏隱沒未通
每至講說雖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
覽經典鉤深致遠其兩法般若道行
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
之義乃指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
稠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
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
未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
追尋莫測年代安乃摭集名目表其
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衆經有攝
實由其切四方學士覽往師之時征
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薏徒朱
序西鎮復請還襄陽深相結納序
每歎曰安法師道學之津梁澄治
之鑑肆矣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
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
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
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万斤擬
為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訖汰公營造
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
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
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徹照堂殿像
後又自行至萬山舉邑皆往瞻禮還

以還寺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符堅遣使送外國金宿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珎勒像金縷縷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珎迭暉烟華亂發使夫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髣髴未稱今弟子爐治其髣髴而光焰煥炳輝滿一堂詳視髣髴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送籠罩當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隆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小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葉之隆咸無以反所謂月光將出靈鈴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諸僧咸有思慕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指之燈而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 庚

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脩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峇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餘者高平却追遣使遺米千斛脩書累紙深致懇懇安答書云捐米弥覺有特之為煩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憚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衆然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通觀陰陽竿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以法蘭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叙其為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兮十五載每歲常稱講放光波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微綺縠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而在時符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 庚

以輔朕躬後遣符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營襄公所鑄乃為錄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斗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簞簞同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 庚

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遺一隅未能控伏堅每與侍目談話未嘗不歎平一江左以晉帝為僭射謝安為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目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戴僊射推翼諫曰目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朕率可衆廟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與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勅僊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厭天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界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慙感石越重目並謂不可猶尚見非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

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宋言則帝王無當方之文手安目若塞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批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厭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領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西晉軍遂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軍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指曰若所說不堪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去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溫道住在西域當相助即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實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虔戒則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日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老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弥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泰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迄

處之講堂時維邯鄲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自安安驚起札評問其來意蒼去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諒可度脫彼蒼去甚可度耳然須史洛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倫觀兜率妙勝之報介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湏史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並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煞登與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

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識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後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伴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嘉之日有人於壘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恩共謀折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札之初安生而便左僻有一皮廣寸許著僻將可得上下之雅不得出手又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人謂之為印手萇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萬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方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贊曰物有廣賅人固多寡則捌釋安專能兼倍飛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一張 唐

聲汗龍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誤矣

釋法和策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謹知名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閬住陽平寺後於金興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遠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為晉王姚緒請住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內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札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竺僧朗京地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二張 唐

航人外以為秦符健皇始九年移卜泰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興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泰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峻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衣窮山義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徵請朗同辭老疾乃止於是月月脩書觀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永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後秦姚興亦佳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假号東齊王給以二縣租稅朗讓王而取租稅為興福業晉孝武致書遺魏主拓跋珪亦送書致物其為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興谷為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歡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三張 唐

八十有五時泰山復有支僧教者本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教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矣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過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病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廂迴出相聞與溫日風疾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忿怒起出接與歸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詞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仗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設難數番開費鋒起恒自覺義遠

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即有答遂曰不疾而速將軸何為座者皆笑矣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凡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板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羣及詣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貢裝至者千數凡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公墓為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假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木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夏查余喪逝痛貫于懷可賜錢十萬喪事所湏隨由備辦孫綽為之贊曰淩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技德無作汰弟子曇一曇二並傳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与慧遠

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并与郗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釋僧先冀州人常山劉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弥時與道安相遇於迦拔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先受戒已後勵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嚴整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摛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先曰且當分指道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贊鳴何先何後先乃與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和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靖離俗每欲差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轉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

宗事值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潁澤研精辨析洞盡幽微後應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勤摺生纓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悅為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條道俗奔波采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凡官寺盛開講席達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高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數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万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時仗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歿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七 廣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面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盡矣汰與安書敷述敷義今推尋失其大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翼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騰舍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余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五賊越逸假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屋簷既盪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感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礼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以翼神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八 廣

感當于余時華復留蘭等見亦迴為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既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為其懺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賴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持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必泐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為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甘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衛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礼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劉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礼拜見像光上有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九 廣

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為般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為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為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著許道事安為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脩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違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郵鳴捉集眾以杖筒置香燈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郵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眾既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聞短不能率眾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在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微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丕寢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願解有所徒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叩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微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涕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眾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百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眾僧自為講大品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為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部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偕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為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為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誠曰吾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兜率上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悅遂奄余遷化春秋七十仍塋安公墓右竺法曠姓畢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眼闔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明教有行道行曠師事竭誠遠受具戒栖風立操卓余殊羣復素安業志行剋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札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旁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後薛師速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花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故姓展敬而山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樹陵峰步往晉簡文皇帝遺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城星請曠為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賴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賽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荅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年中東遊高穴觀臨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渾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鄰趙謝慶緒並結居廬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三 高

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去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札止于長干寺元興元年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贊傳云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邨那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凡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頌都邑汰有弟子曇一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一為一大道一為小壹名德相繼為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帟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荅移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礼佛法弘長弘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万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華万物感其目計而識者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三 高

悟其歲切今者責其屬籍同俊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後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謀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閑天堊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用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鼻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誦遊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採藥眠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囀風至搜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新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氏壹既得書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蒼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牀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三 高

人号曰九州都維那後楚往吳之虞丘山以晉隆安中過疾而卒即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贊

曰馳詞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辟若春園載芬載譽條披荷

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實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

秀瑛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

持戒行志操確然慈廬山中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彩

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數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細振玄風虔乃東

遊吳越曠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剎已導物苦身率眾凡

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思安

養析誠觀世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居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

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憧懽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札問曰不審

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介無常當時疾雖綿焉而神色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六張 庚

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歎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七張 庚

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庚

梁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庚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習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敷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廬門婁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舍公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道值石虎已死中原覆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
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面
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
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偏道九流皆隸
執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
業既入乎道屬然不群常欲拯攝經
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
晝貧採無資繼續常調而昆弟怡恭
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異每給以燈燭
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
藉慧解於前因發昧心於曠劫故能
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
道泳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
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
時殊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
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
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微皆風才
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
南遊樊河為秦達元九年秦將苻丕
預序襄陽道安為末序所拘不能得
去乃分張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
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睨目獨
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高僧傳卷第六 慧遠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
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
陽見廬山清靜足以息心始往龍泉
精舍此處去水大遠遠乃以杖扣地
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便朽壤抽泉
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
得陽兵早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
有巨蛇從地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
年因号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
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
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
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
所栖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
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
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方真香爐之峯
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
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
林森樹烟凝石造苔合凡在瞻顧皆
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
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
國都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經道取
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
感交懷志欲瞻覲會有西域道士叙

高僧傳卷第六 慧遠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筭畫工淡彩圖寫色凝積空壁似烟
霧暉相炳煥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
廓矣大條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
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
慶閣逾明宛步鐔銳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迹絕者冥其湛湛荒宇靡勸
靡弊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
冲安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微
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旋踵忘教同
應因識三光掩暉万像一色庭宇幽
藹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
風雖遐維塵攸息匪聖玄覽孰翫其
極其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
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絲
虛凝殆眈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
奇興開於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
未曙騎歸神容依佈欽遇其銘之圖
之曷管曷求神之聽之鑒介所脩庶
茲塵軌映彼玄流激情靈沿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
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

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張 應

又昔潯陽陶侃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弥感恠以白侶侶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珙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舢舨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勿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為之語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近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括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威證在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擇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實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廬門同續之新蔡畢頽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業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敬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高僧傳卷第六 晉書

擇慧遠貞感幽貞百像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堂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焉而指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辭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惟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倖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昔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悉老切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收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冒命整衿法堂等並一心專懷幽極摺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真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冠冕榮征之

高僧傳卷第六 晉書

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草籍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跡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矧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沙門持什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實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花每欲難問輒心悻汗沫竟不敢語出謂慧實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般仲堪之荆州過山畏敬與遠共談北澗論易體移景不勒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為底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簡書曰年始四十而裏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擅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想斯理久已

高僧傳卷第六 晉書

得之為復酬來信耳盧脩初下拔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脩父珣同為書生及見脩歎然道舊因朝夕音問僧有諫遠者曰脩為國親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退討盧脩設帳乘皂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脩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賣書致款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眼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脩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眾經踰越沙重曠歲方及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闕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蜀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眾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毘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操宗貽於學者孜孜為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敬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千時音

高僧傳卷第六 第八張 廣

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乖為歎耳頃知承否通之會懷實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使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遠固已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微遺靈至於虛衿遠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眾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報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今法輪不停轉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以量衣裁願登高座為善之并天流之器此既法物耶以示懷仲答書曰鳩摩羅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絕傳驛來况粗承風德比復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執仁者善如其事夫財有五脩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善之者遠隆末具善疑

高僧傳卷第六 第九張 廣

滯仁者倫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回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者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鍤石雙口澡灌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捨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談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愜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來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眾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真其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賴山勢或想更相系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過閑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

高僧傳卷第六 第十張 廣

倫及聞墨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茲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沮洳常佳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三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聞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懇懇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與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書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

經所測披省之日有懼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未吉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期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致測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刃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礼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可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前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而懷問難不敢復言乃就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勸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脩整足以宜寄大化其有違放此者悉皆罷遣在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

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及痛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後令飭為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資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立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冰輔正以為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昱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前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提其遺風激涼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製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等執先志耻即外從而親遠辭旨越超未決有頃玄墓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而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憂俗以達其道憂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流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爭天屬之重而不逞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及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涅槃故沙門雖抗礼万乘高尚

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十四

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十四

其事不爾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賢政雖殊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而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騁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觀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贈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手裏益甚狼家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惠未任其情耿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難常本真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還無復固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少所推譽及一相見蕭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謙卑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攝雷次宗炳因寄書朝之日昔與足下共於釋

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十四

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攝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因薦大德耆年皆詣賴請飲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孝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以九夫之情難割乃割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保於山西嶺鑿墳開隧謝靈運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客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退迹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制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眾經遊刃三歲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十四

懸荆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秀爽常躡草屣納衣丰脰廬山徒屬莫匪英秀性反三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旦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鄒瑯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又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披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花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去遠公持公執愈范答書云誠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令如兄誠未易有况復弟賢耶充州刺史鄒瑯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閬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波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岷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乃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帶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而方

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篇 廣

為期耳於是兄弟淚潤默而別行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性神出見持有隣數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倚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栖病峨岷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興精舍大弘佛法并終四方慕德成尼刹史毛瓊雅相崇挹時有沙門慧嚴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者皆号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正嚴公內外多解素為毛瓊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焚毛瓊割據蜀土自号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遍請嚴公嚴不得已而赴瓊既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親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慈障縣中寺雖有從子道福凶悍尤甚將兵往障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眾僧大師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篇 廣

一時驚走持在房前溫煖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灑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眾異後境內清帖還止龍刹寺講說齊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眾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閭經籍付弟子道淵在西閭法典屬弟子曇蘭和禁行清敏蘭神悟天教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禁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剋已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貌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篇 廣

輒馳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
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
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
以杖逼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
慰還營因介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
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惡戒神所為耳
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
何無忌作鎮陽陽陶爰集虎溪諸永
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
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
論舉動可觀永怙然獨往率介後至
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
散無矜衆威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
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
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
義熙十年遇疾綿萬而專謹戒律執志
愈勤雖枕病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
時忽斂衣合掌求屢欲起如有所見
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
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
日乃歿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
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來人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 唐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
書數皆造鍊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
便出邑開講歷當元正遠每謂曰共
吾弘佛法者余其人乎後傳山少時
忽感舊疾於是要誠西國想像跡隨
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達心安養竟諸
漏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
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
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雙卧
因夢見自乘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
壽佛按置于掌適至十方不覺欬然
而覺具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
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
立目逆虛室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
色更悅因謂傍人去吾其去矣於是
轉身右脅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三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
弟子也善戒行誦說衆經兼習禪業
善能開化愚騷拔邪歸正晉義熙中
新陽縣虎穴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
左右居民以百數適虎死者文有一
兩安嘗遊其縣暮還此村民以畏虎
早閉閭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 唐

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
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
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
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
士庶宗奉虎穴由此而息因改神庵
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
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
一人迂其牀前去此下有銅鍾覺即
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
助遠公鑄佛餘武昌太守熊無惠
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閩中人少仕為秦至衛
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
從符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
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
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
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閤致
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鑿風
流搖動峯岫強捍果敢專對不辱京
師追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
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足高抗者
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
託損邕出邕奉命出山客無怨忤乃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 唐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
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
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
少時曇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
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曇以果先
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觀以
外國七筋札拜辭別憊忽不見至達
臨亡之日奔赴踴躍痛深天屬復往
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
法齋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
同志僧遵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
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
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
生矣遵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
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
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訖
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凡
官寺講說祖玄每往觀聽乃謂人曰道
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偏博不逮耳及
玄輔正欲使沙門敬王祖乃歸還吳
之臺寺有頃玄墓位勅郡送祖出京
祖稱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四

日以晉光熙元年春秋七十二矣遠
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
山中無刺渴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
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景無差
焉亦嘗作木鳥飛數百步遠又有弟
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
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諫食有
德行南臺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
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雅有風
則法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
匡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
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擇僧若姓傅氏北地涇陽人晉河間
郎中令選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
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
匠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
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
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僧
有闕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感弘
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
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閑遠僧
復集僧且既多或有從漏興日凡未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四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不加過
逆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竺因下書
曰大法東運於今為盛僧在已多應
須經領宣授遠規以漸頹緒僧若法
師學懷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
僧主僧還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衆法
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轡吏力習資
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選等並有
厚給共事純儉允恆時望五衆肅清
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伏
身自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若之始也
若躬自步行車轡以給老疾所獲供
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
律勗衆無倦以弘始之末卒於長安
大寺春秋七十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
受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
不賣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
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
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間遊
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索什見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特
聰明釋子興引見歡重勸入道遙圖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四

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花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闍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傾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搆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聞中僧衆相覩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摘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親在君一人耻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聞僧衆四達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誦抗鋒辭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六卷 唐

猶以廣讀為夸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漢學耶融輕介遠求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礼融足數日之中無何而去僞運弄興融有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問道至者千有餘人修梵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拔說慈惠喜誘革命和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經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首或云此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靖不甚文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逸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謀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闍中姚興大加礼接及什至長安影徙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派標望之僧也興勅住道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看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七卷 唐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兗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拔僧賢法師為弟子諡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明法師講放光經屢有機難朗與賢有蒙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拾華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屢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袂入群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闍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鵝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教既獲之日夜脩習遂精鍊五門善入六淨為司徒公姚嵩深相礼貴姚興問嵩數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與勅見之公卿皆爭欲觀其才器叡風韻靈流含吐崱嶸興大賞悅即勅給俸俸郵吏力人舉興後謂嵩曰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數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决品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八卷 唐

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數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歡講之什謂歡曰此諍論中有七變慶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歡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然豈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太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歡善攝威儀引贊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眾曰平生擔願願生西方如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成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為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礼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措與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五 唐

患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手自蠶績以供贍奉而為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畢出家遊習佛理多所兼通學識內外才思清敏畢什入闕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眾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勅為尚書令姚顯令教遍恒標羅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首心存道味牽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滌法未深繼服之下擔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嚴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五 唐

寧之捺抑至尊之高心遂定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希物兼弘三寶願鑒允允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習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腹比休泰耳小屬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懸須才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擇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助以喻之什習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達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文弑于木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射度薛蒲輪於漢岳孟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數拏妙典研究幽微足以悟悟童稚助化功德願陛下施既往之恩縱其傲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赦之殆而得勉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煞我身於是寢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五 唐

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吊王高文並行於世矣

釋僧肇京兆人字天竺以備書為業深因繕寫乃虛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玄微每以莊老為心要嘗讀老子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說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軍而名振閭輔時竟譽之徒莫不指其早達或千里趨負入關旋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滯滯時京兆宿儒及閩外英茂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蘇肇自遠從之什鑒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道場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多難先舊所解時有爭謬及見什詔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對因以呈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二 廣

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常有也因共披尋說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發微問有懷通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寄寄重臨增用悵茲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痒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若無知論才運清雋言中沈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校味懇懇不能釋手真可謂洛心方等之則悟懷絕其之肆窮盡精乃無所間然但聞者難曉猶有餘疑今輒條之如左願從容之暇粗為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覽對涼風哉節須常何如貧道勞瘁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適俗城壘三寶和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平茲土頃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運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剎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豈不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師本末精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二 廣

悉若觀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若感化自恨不親釋迦沮洳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可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切難為鄙人貧道思不閑微兼拙於華語且至趣無言言則非旨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之亡後追悼永往悲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秦言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乎虛無窮冥妙絕於有為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名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同眺其首六趣不能擲其生力資無以化其體眇濟惚恍若存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二 廣

若往五目莫觀其容三聽不聞其響
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彌倫靡所不在
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
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捨室於摩
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以顯道釋梵乃絕聽而兩花斯皆理為
神御故口為之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
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
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
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
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履滅尋夫經論
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
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
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
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
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万累都捐
万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
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在與
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
為有至功常在不可為無然則有無
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
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七張

九流於是乎交歸眾聖於此乎真會
斯乃希夷之境大言之鄉而欲以有
無題勝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遜
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
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與神
會妙契深中理無不曉故能遊刃万
機和道終日依被著生垂文作軌所
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
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妙湛
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
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聞居
學肆在付公門下十有餘年華衆經
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聽習先
但肇才淺聞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
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
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
謫余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
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
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
蒙答安成侯高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七張

十演九折博採眾經託證成喻以恢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日開諱神心窮
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
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
承旨授與答旨懇勸倍加贊述即勅
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
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
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七張 廟

高僧傳卷第七

義解四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嚴撰

竺道生一

釋慧嚴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舍十四

釋僧徽十五

釋曇諦十六

釋僧導十七

釋道汪十八

釋慧靜十九

釋法愍二十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道溫二十三

釋曇斌二十四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鏡二十六

釋僧瑾二十七

釋道猛二十八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珙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威令鄉里稱為善人自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

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辭詳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憲雅詞窮莫敢酬抗年至具戒器鑒曰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雖師群經對酌難論方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嚴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閭中僧眾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捨氏所立奉種青園因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帝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眾御于地簷下食良久眾咸疑曰晚帝日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眾從之莫不歎其極機得衷玉弘范泰頌延並挹教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高僧傳卷第七 義解四

真俗研思因果迺立善不受報煩悟成佛又等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无色論佛无淨土論應有緣論華嚴單舊說妙有測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竟起又六卷涅槃先至京師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闍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片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幾憤激甚遂顯大眾擯而遣之生於大眾中正容悟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元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眾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眾莫不悟悅

高僧傳卷第七 義解四

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平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歎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肉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乃墓廬山之阜初生與散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寂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寂淵于默塞生及散公獨操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閑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於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頑悟不受報等時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撒庵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慧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眾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高僧傳卷第七 第五張內

釋慧教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岐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通至南天竺界音譯誥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懸廬山俄又入閑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眾經皆思微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再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教曰礼聞來學不聞性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度礼桓奉戒法後以船喪奉教教不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散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耶為從用耳陳郡謝靈運寫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詣教以經中諸字并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教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高僧傳卷第七 第五張內

邦聞什公在閑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予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嘗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和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亦復无暇三世因果未辯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教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真與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顏迎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遏戒浮淫無傷和獎者迺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康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

高僧傳卷第七 第六張內

荷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資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顒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昇李疇汪孫綽張玄靚顓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以對則蘭護開潛測造崇遠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敷說便尔若當倫舉美夏夏建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指虐故神道助教有自来矣而蕭掌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蠱道俗者本在元行僧居而情負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靡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頻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深用夷泰羊玄保進日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七

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日夫礼隱逸則戰士急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元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相延之者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許嚴後著无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生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半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覆分至推校簿鉅顧步光景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无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末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措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沮洳本加之品目文有過

高僧傳卷第七 第八

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輕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叙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答即時方夢嚴以為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達學道之匠奄尔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万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无地雅顧盱四眾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

高僧傳卷第七 第九

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引通為務
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
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惺寺使夫荆楚
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
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
依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即文帝
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
理探究差班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
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
月上已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朝
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
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
清言致款結賞廬外宋元嘉中卒春
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頗悟漸悟
義及十喻序贊諸經序等皆傳於世
時道場寺又有僧護者本滎泉人專
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
人善大小品及難心疏舍郎已故晉
陵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
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脩
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去冀州有法
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去高靈

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張內

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
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為信遂徵宋王
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
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无以
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
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
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
杖將義往嵩山指示云是此石下義
明便周行山中見一庵炳然如夢所
見即於廟所石壇下果得壁大小三十
二枚黃金一餅此瑞祥之宋史義後
還京師宋武加按尤重近乎歲作札
過郊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
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
清信之至因為拈授儀則時人以義
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攝殿号
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
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
之極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
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
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
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
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張內

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為幽冥之
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
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
以為憾遂奪而不與義東泰遺疏紛
糾紆紆章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
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
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
弟暉後淦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
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為宋文
所重
釋道測姓履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
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眾經
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
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
蹟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
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
帝以測行為物軌勅居寺住後率於
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測弟子慧琳本
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
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性
傲誕頗自矜伐測嘗詣傅亮琳先在
坐及測至琳不為致礼測怒之彩色
亮遂罰琳故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

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張內

見常升獨獨顏延之每以致讎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乘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詎呵釋教類延之及宗炳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去洵公見麻星皆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靖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須預參譯後遊歷名邦脩瞻風化時有請弼為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觀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春秋七十有八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客負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蓮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

下大長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實無不必集誦法花小品註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誅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地人少在閑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歲至第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桓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聯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適乘驢往看木眼垢弊負有風塵堂內既進坐驢於戶外高座出題適竟苞始欲唇言法師使問客僧何名苞去名苞又問誰何苞荅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元以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一

挺其眸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秦問苞論讚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桓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開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弥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力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却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左官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為宋高祖所重勅為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遠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延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獲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无兼帶後平昌孟顓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禮札無輟者尋苦至遂遁失明而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二

策厲弥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
札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
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
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
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
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
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
墓自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
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顓
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
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吳州人少出家事竺
道祖為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
究群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闍杖策
從學什常謂鑒為一閑持人後遊方宣
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勵
行弥索常願生安養瞻觀弥跼後弟
子僧濟辟往止明鑒云汝去迺佳恐
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
諸耆老共叙無常言甚切至既夜各
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弥僧
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

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云今午生
而口不言迫就寢之實迺已平身體
柔軟香潔信常因中而於焉春秋七
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贊贊曰披荆逞
芬捏理表潔輝輝法師弗濡弗涅得
睡初辰條荷慕節神遊智性豈伊實
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慧龜
東州釋慧恭淮南釋曇必東韓山釋
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
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
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
四十餘萬言止廬山陵雲寺學徒雲
聚千里從風常提一杖去是西域僧
所施杖光色灼微亦頗有香氣上有
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闍詔羅什提杖
自隨什見杖驚曰此杖迺在此闍耶
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婆羅林南方
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
以杖觀外國僧波沙那那者還西域
安以末尤嘉中卒於山寺

絕倫未及具戒便精進復聞什公在
闍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弥何
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
是經停務學慧嚴益深地興謂成日
馬季長碩學高明素驕當世法師故
當不介答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興
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闍中危
授成迺懸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
更手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
何尚之共論實相性復弥晨成迺著
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
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固者與成
同學齊名為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為志
經史及天文竿術長通佛義數論兼
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
年新興太寺陶仲祖立靈味寺欽舍
風軌請以居之舍曷眾清謹三業元
虧後西遊歷陽弘贊正法江左道俗
響附如林時任城彭參著無三世論
舍迺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
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
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

花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邇那頽峻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舍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嘗密謂峻曰。如今識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元疾。忽告衆辭別。至乎明晨。安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舍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徽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銘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得無畏法門。於是授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波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讀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攀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制。管絃或絕。歌儻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通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

高僧傳卷第七 苻十九號內

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詞旨明析。聽者元以折其鋒。遂謂之曰。向者勃敵。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及轉能介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塋。時荊州上明有釋僧在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勅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東。其先唐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奇一重尾并鐵鎖。書額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奉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卷六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鄆。遇見閭中僧。習道人。忽喚。名曰。釋。問。意。字。何以。呼。有。名。諦。曰。向者。忽言。向。上。是。諦。諦。諦。為。眾。僧。採。菜。披。野。指。所。傳。不。覺。失。聲。可。習。經。為。

高僧傳卷第七 苻十九號內

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披野。指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習。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弥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礼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地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迺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今時元盡。意故知。今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花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无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无忤。僧欲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歡曰。君

高僧傳卷第七 苻十九號內

方當為万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近
受具戒誡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
抱姚興欽其德華友而愛焉入寺相
造迺同輩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
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閏中
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
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
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蕩清閩
內既素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
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云明公
盪一有鳴鑾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
乎高祖旋旆東歸雷子桂陽公義真鎮
閩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
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為西虜勃勃赫
連所逼出自閩南中途獲敗醜虜乘
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
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
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
群殺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
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率以獲免蓋
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
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
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廣儀

高僧傳卷之六 第三十二

滅佛法沙門難離之者數百也俗
食其有死於唐者皆設會行香為之
流涕哀慟至孝武帝升位遣使徵請
導期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靈覺
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
更始感事懷惜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
久即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帝親臨
幸公卿必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
雙樹現滅自今以來歲逾千載淨源
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蕪
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群生
以火宅為淨園豈知上聖流涕大士
拙惶者哉因潛然流淚四衆為之改
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
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
石凡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
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欄春
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
正與導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
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
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
子僧威僧奇等並善成童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
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經律雅

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
為羗賊所圍垂矢衣鉢汪與弟子數
人指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
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
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
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
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
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
化行巴蜀黎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
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
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
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弥峻卓介
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
旨許去閭境之論會曰非宜鄱州邊
荒僧且出万禪戒所資一馬是賴豈
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九俗之誠
令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
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
勅令迎接為中興寺主汪迺因悅固
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
人世後劉思孝臨州大設法祀請汪
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靖何
以勸耶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

高僧傳卷之六 第三十二

之何薛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孝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鑄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勗眾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令閣維之劉思孝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懸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間汪已逝過數日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闇並戒德高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聞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區張裕請為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上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止治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携與同行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花臺後憩東仰山處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五張內

處般遊並以弘法為務年過知命志節弥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十卷

釋法慈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慈聞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慈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過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慈過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五張內

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傳南六載講說導眾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地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經為宋孝武所器教隆亦善眾經及數論又著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湯云秣陵令所送投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告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閔龍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閑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歡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網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籛者本止黨人善涅槃經為張暢所重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證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撰鄧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五張內

講還却問溫何如數曰義解足以折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極越迺以極枯訪人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為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寺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客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防門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既為僧主迺列言秣陵白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所矜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荒表迺創思鎔鄧拙寫神華模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像宜珍妙盡天鎔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觀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元盈減轉經明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負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慧明住何寺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八段內

答云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閭厝棟牕遍庭肅慮以為明祥所貴幽應依闡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經澄心所殉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治仁洞軋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衣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慈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慧明為人名繼天興祚式垂无疆故以天安為寺稱神基弘遠道政方凝九服咸太万寓廣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地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寧味之賓與妻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万時人為之語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辛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度思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吾溫縣及毗雲亦數當之正嵩亦兼明數論末年辭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八段內

釋曇斌姓穰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禪為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聆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珎研訪涅槃勝義晚從南林法業受花嚴雜心既遍歷衆師備聞異擇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難治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帙皆至及孝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竟之徒苦相雋校斌既辟悵理詣終莫能屈陳郡支策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當令中書舍人巢尚不意欲試之斌不為屈策迺躬自往候策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趣策益以高之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八段內

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宗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姜先名顯亮為東阿靖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靖為大師亮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張緒春德留連每數日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寺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遍為法主當時宗匠无與竟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栢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後入閩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闢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蘓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張內

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其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達法聚德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涅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崢嶸亡後運迺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建之第四子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為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治城寺宋孝武勅為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札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為僧正斌亦德為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豐時人讒斌云為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為明帝仍勅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冬夏四時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勅與瑾辯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張內

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憚慧拙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脰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直諫恩札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无所復益妙理深談弥為奢緩唯三世苦報寂切近情極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胃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為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復有沙門曇虔續為僧主虔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幸札度亦行藏得所舉動无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張內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
脩鳴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二
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
鏡徹而成實其一部寂為獨步於是太
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
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
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
祚倍加札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
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勅猛
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和
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於世
望可目寺為興皇由是成号及創造
功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曰
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義
齊至猛神韻无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
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
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吏四人白薄
吏二十人車及步與各一乘乘與至
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之營造
寺廡以宋元徽三年率于東安寺春
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慧驚慧數僧
訓導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
次焉

釋超進本姓顧氏長安人篤志精
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
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
譽閭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寢陷長安
人情危授法事眾廢進避地東下止
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
進適姑獲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顓守
會稽籍甚風猷迥遠使迎接安置山
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
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苦蔭因
緣伏膺戒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
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會稽還紹法
化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雷思踟
躕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无不請
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棄脚病不
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為
性薦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
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
好若此以宋元徽中率春秋九十有
四時有墨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
人值閭中殺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
至于稽邑善法花毗曇時世宗奉與
進相次郡守鄉郡王琨請居邑西嘉

祥寺寺本琨祖蒼所創也時又有釋
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對忤
論者少之

釋法珣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
万里宋景平中未遊兗豫貴極眾經
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眾屢請
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
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
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
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
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花
大品勝義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
郡致札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
頻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鑒攀
降蹕百辟陪筵年雖栖暮而蔬苦
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
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
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
建平宣簡王宏所重也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
廬山師亡後隱臨川郡山及見新出勝
驥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開與經
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

因注勝義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
穎不行宋文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
習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

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
僧令猷申述頓悟時覺辯之徒閑責
手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
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机稱快及
孝武外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為
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
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元忝
微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
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
猷義刪其所注勝義以為兩卷今行
於世時比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
名以德整特精三論為學者所宗世
善於大品及涅槃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
雋氣虛玄止于治城寺每塵尾一振
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
敬以師友之礼孝武皇帝厚加寵秩
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為友袁粲著
蓮頰論示通通難詰往反著文于世
又製大品勝義雜心毗曇等義疏并

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後內

駁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爰象記
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
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七第三十後內

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五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僧測一 釋曇度二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釋道盛五 釋弘充六

釋智林七 釋法瑗八

釋玄暢九 釋僧遠十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測本姓趙類川人魏司空儼之後
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
遊徐邦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論
毗曇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
馳於遐邇測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
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

住山給為精舍。慧度慧記道登並從
測受業慧記。通數論道登善。涅脛
法華並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魏國。
測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
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
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微過
人。後遊學京師。脩貴衆典。涅脛法花
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
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測法師
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
魏主元宏聞風。飡挹遣使徵請。既達
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遂親管理
味。於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學徒自
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
卒。於魏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
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鄴。十一
出家。為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
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
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
遠遺迹。於是慧廬山西寺。涉歷三年。
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

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
微。詮勝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
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勣構難。重
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
勣以慧年少。頗懷輕心。慧乘機挫銳。
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
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
義類。始為章段。焉堵澄謝超宗。名重
當時。並見推。札慧以母年老。欲存資。
奉迺移慧。莊嚴寺。母憐其志。復出家。
為道捨宅。為福建精舍。慧以齊建
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
塵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日如此之人。
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塵尾內棺中。
而敘焉。塋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
為造碑文。時莊嚴復有玄趣。僧達
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並精內
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
白。時人号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
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
復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
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

論導往聽之。迺謂人曰。後生可畏。真
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脛十地
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
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
有德。聲勅令酬對。往復移時。言无失
楮。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
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固曰。何為
齋。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
聲聞。時人以為名答。介後盤桓。講說
羣聽。成群。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
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
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曇。暹。僧表。
僧寂。敬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為
文宣所敬。迭興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而出家。務學。善
涅脛維摩。兼通周易。始住相州。宋明承
風。勅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
遂敬。以師札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
無源論等。後慧天保寺。齊高帝勅代
曇度為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
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
沙簡僧。后由盛綱領。有工事得寧。寢後
文季故於天保。設會。令陸修靜與盛

論議盛既理有所長又詞氣雋發嘲
謔往還言无贅擾靜意不獲申惡焉
而退盛以齊永明中春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
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
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鋒
鏑手起充既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
疑擇滯无所間然每講法花十地聽
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
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為經
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
比丘亦聰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
齊永明中春秋七十有二注文殊

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
幼而崇理好學負帙長安振錫江豫
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
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迺慙踵昔
禹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勅在所資
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累
服成群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
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
深所欣遲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

高僧傳卷第八第三張內

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
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
下之理唯此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
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間
作論已成隨意充過特非常重又承
檀越忍立異當時干犯學眾製論雖
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卧此
義旨趣以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
載理高常謂其有能傳貧道年二十
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
得道竊每懼喜元與共之年少見長
安者老多玄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
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元多
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喜
傳過江東略无其人貧道投塵尾以
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認重一時其
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元
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
痼衰末命加復且夕西旋願惟此道
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幾發无緒獨創
方外非意此音張來入耳且欣且慰
實无以况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終始
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

高僧傳卷第八第三張內

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既
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貴音者見
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眾
心以天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
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為巨障往言
忽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為惠貧
道責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
幸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願因出論
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
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
薛還高昌齊永明五年春秋七十
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
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
源明仕偽魏為大尚書第二兄法愛
亦為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為苻苻國
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閑達個儻殊群
路見貧寒輒脫衣為惠初出家事梁
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
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
經終末化宜竟力博聞无得獨善於
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
胡寇縱橫閭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

高僧傳卷第八第三張內

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
都後東適建邺依道場慧觀為師焉
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素頗亦披
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
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
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過勅
下都使頓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
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
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其
文也帝勅為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
孝武即位勅為西陽王子尚友辭疾
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驤
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際時談孝經喪
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
邑網維寺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
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
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
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
會座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
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
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語盡敬以齊
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
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

講說常通尤能劇談為時正所憚而
性甚剛便不偶人俗

擇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
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時見暢而
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
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
玄高事為弟子高每奇之必共議
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虜
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
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
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
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
一扼慈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
楊枝擊沙沙起天闌人馬不能得前
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
唯以慈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
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
要占記告凶靡不誠驗墳典于氏多
所談涉至於世伎雜能罕不必備初
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
宣釋暢乃竭思研尋提章比句傳講
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
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

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
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主虛已相延
皇儲蓄札思敬若道揚聖君則四
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亦聞耶暢
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
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今遷憩荊州
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
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
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
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
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
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臨岷嶺
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
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
為庵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
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
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剎立寺名
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
時人事万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
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
致書於琰曰貧道拙荆累稔年衰疥
積猥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
昇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

連疊巔閣四澗亘列五峯抱郭懷邑
迥望三方負嶺背岳遠矚九流以去
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
此訪承介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
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
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晒有周之地
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
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擅越奉國情深
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
輒疏山贊一篇以露愚抱

贊曰我我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
帝躬仍明岑載聖宇地祚休名齊根
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制度嶺締經
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
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
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
王嶷作鎮荆峽遣使徵請河南吐谷
渾主還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
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
司徒文宣王感自江陵旋于京師文
惠太子又遣徵迎既勅令重疊驛不
獲免於是泛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
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

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
一月十六日即薨于鍾鼻獨龍山前
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擇僧造姓皇初海重舍人其先北地
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馬遠幼
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疏
食餓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
有沙門道慧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
從受學通明教論實大小乘宋大明
中度江往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
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達年三十
一始於青州孫奉寺南面講說言論
清暢風客秀整坐者四日餘人莫不悅
服琅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甚遠風
素延止衆造寺遠邇舍之身无留
財有玄紹比丘母給以金貝遠讓而
弗受嘗一時行青園閭里中得時氣
病者問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
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
因為吉宅煖死撫生思加骨肉宋新
安孝敬王子鸞為士所生母殷貴妃
造新安寺勅還三州招延英括遠與
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

遠為元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有司
奏曰臣聞遠拱默居非期室峻恭
繁伏豈止散恭將欲昭張四維締制
八寓故雖偏法技派名墨條流至於
崇親嚴上厥歸靡爽唯淨圖為救遇
自龍興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弊
道在未弥扇遂迺凌越典度倭居尊
威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
佛法以謙儉自牧惠虔為道不輕比
丘連人必拜目連棄門遇長則禮寧
有屈膝四輩而開禮二親稽顙者
而直駭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
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
遷洗群流仰鏡九仙貴寶百神從職
而靈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階席之閒
延抗札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
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
見皆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
朝徹有序乘方蕪遠矣帝雖頗信法
而久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
遠時數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
何閑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
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

宋明踐祚請遠為師竟不能致其後
山居逸迹之賓傲世陵雲之士莫不
崇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
周顯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
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
王景素謂拙玄寺是先王經始既等
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懇懇再三遂不
下山齊太祖將外位入山尋遠遠固
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札諮
訪委悉及登禪復鑿駕臨幸將詣遠
房房間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
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
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于寢疾文惠文
宣伏膺師札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
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
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
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
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書於
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
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
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遙見法師方可
叙瑞夢耳今正為作功德所須可具
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

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
食風弟子聞昧謀蒙師範方欲仰慕
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比疾奄成異世
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業行圓
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
離虔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
也方應樹剎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為
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郡王
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
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擇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
諡之苗實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為
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景
順為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
慧伏膺以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
能講涅槃法花十住淨名雜心等性
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指宜暢如
流又善莊在寺為西學所師與高士南
陽宗炳劉虬等並皆文善炳每數日
西夏法輪不絕者其在慧公乎吳國張
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勅
為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
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表常乘輿赴講

觀者号为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
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春秋七十
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素貞正
代慧為僧王績有功勳焉慧弟子僧
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方
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外遊學家世貧
過藜藿不充而篤志弥堅履窮无改
後出家為引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
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伏膺已
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
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
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授身
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
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剎白山靈鷲寺
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朱旗
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
當入故出奉迎明且待人果是柔至
既而掃飭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
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
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義士
以柔著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
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

寺躬為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贊美文
慧文宜並伏膺入室秉秉德居宗當
之弗讓常持生安養國每至懸車西次
輒頻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
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
西向度礼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
春秋六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
僧祐與柔少長山栖同止歲久亟把
道心預聞法味為立碑墓所東荒劉
蠡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
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
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
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偶吳國錢塘人幼而神情
雋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
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為啓宋
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
怙即勅於祇洹寺為設會出家與
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拙志法門
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群經後
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贊禪律
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
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

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
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
法花思益維摩金剛波若勝鬘等經
皆思探玄蹟鑒勸幽疑提章比句贊
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宗道王荆
士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
稱乃携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
物近盈百万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為
福唯取麈故衣針綯以束歸還止錢
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
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
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
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下行元徽
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
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
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
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
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
請為和上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
白象之形即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
群集獻奉相仍後周顯祖則請基講
說顯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
訪覈日有新異劉徽張融並申以師

札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
致書懇懇訪以法花宗旨基乃著法
花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
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
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
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為僧主掌任
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
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
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
門人莫不競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
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
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
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
和上後數日而亡因窆于法花山南
特進廬江何胤為造碑文於寶林寺
銘其遺德基弟子德行慧旭道恢並
學業優深次第數講各領門徒繼軌
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
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
遊刃衆經時常講說永後次沙門慧
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
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
有器局

釋慧次姓尹翼州人初出家為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无勌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弥深頻講成實及三論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是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慧文宣悲敬以師札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珎僧智猛猛法寶慧調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无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眾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撓擬往必折閣宋明帝請於湘宮開講成實負裘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張內

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為瑗公弟子詔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餘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至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為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以罪損徒遂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遷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太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曩准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張內

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土所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真並為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寂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師光幼而棄拔博通內外多所叅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弥道慧法安僧拔慧照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无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讀書誅詩時人号才童今日二道可日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值攸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攸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張內

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教遺光贊慧韜凡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為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花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花宗旨印偏切攝微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縣及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忍安忍意慍不彰時仗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屑以嘲謔印神彩夷然曾无外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花著名講法花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率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脩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三張內

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嶠山抱度清微待以師友之敬及士捨所居山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姦皆息住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鄙雅羽儀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以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拙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末緣度日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取五戒所禁尚日若脩門徒輒先去然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去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唐至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然職由是唐用薦止萊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而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琉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三張內

所告即聞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号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顯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札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矣度有弟子僧朗結踵先師復經山寺朗本遼東人為性廣學思力故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花嚴三論寂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勅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寺慧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抗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為談論出京止憚壘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釋智秀本姓表京地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為求誓將剋要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耀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逾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三張內

接駕負帙肩隨為人神彩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于治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闔士庶含酸榮哀以脩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垂當時令問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花工草隸後為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為村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為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寺專業禪道頌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測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荆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群荆楚之間終古稱寂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初為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鄴人少而神情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為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六卷內

為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宵天監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敬法圓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敬並善經論法圓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為師少而聰穎萬志過人雖年在童蒙而學功已積及受具戒重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安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煩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微无然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礼異為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率以見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定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宿于房內明旦遣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焉恕如此後東

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為人謙虛恭恪形器若神風軌嚴厲動无失厝故士庶瞻礼常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六卷內

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咽而還吐索水洒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清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垂鳥門人不忍行之乃定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花寺釋慧舉又為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贊及受戒和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曾族晉敗避地于東萊愷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无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為理豈可拘此愛細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素餐一見而異之榮後與明書曰頓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間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六卷內

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之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講說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請為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礼結菩提四部因緣後移慧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十遍法花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弥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閑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率性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抱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万言上為之序曰非言无以寄言言即无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竟起所以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九

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達欲使玃玉異價涇渭分流割六師而止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焚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勒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万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无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嘗年愈篤倪齒不棄流通先覺孜孜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乃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志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卿書數行

以為記荊云亮福德招感仗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敬營福業身歿之後房無畱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率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薨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為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實又善三玄為貴遊所重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翊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礼義相襲通幼而岐嶺聰悟絕倫年十一出家遊學三載專精方等大法法花尤所研審年未登立便為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萃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栖閑隱素履道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委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礼陳郡謝舉吳國陸果潯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札懺精告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去我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九

正可至九月二十日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床前便次第出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曰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床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卧又手當肩正中時率春秋七十仍墜于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弥聖進本闍人清信薦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東山宿于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无擾跪之而去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疋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為性慤實言无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過塵衆師融治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捷度等以相

辯校故於毗婆沙一部極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為披釋海內學實无不必至每一開講自來千人沙門僧尼法雲並名焉一代亦就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以天監十四年遷至烏程連京而卒春秋六十著毗婆沙大義疏十餘万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略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京訪脩窮經論之旨居于鄉邑法花堂寺講說相仍學徒咸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辯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孝王元闢及隱士盧江何胤皆遠懷徵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顯子捨等並結知音之契焉以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彼勅為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德斐同縣南嶺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意故救

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安公又知寶弟子師資三善並見重東南焉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无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盲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聖为无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惑是以聖人實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為言初終至鵝林以三點為圖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衆默負而非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今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廣說示教利意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

聞捨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
忘想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
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
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
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
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
嚴明智實炳威使夫慧日餘暉重光
千載之下香土遺芬垂馥閭浮之地
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
溪安師乃更同輩興夫高尚之道如
有感焉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
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辟楚舍之
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
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輩迺
為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雲顯
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過為言初
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為上首鼂恒影
肇德重閩中生最暢遠領宗建鄴曇
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遙慧基乃
揚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
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
効之美良足美焉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段

孰振將顛潛安比玉遠叡聯璫錯斧
曲戾彈沐斜埃素絲既淙承慶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段

高僧傳卷第九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一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
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万言善解
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
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
云再到劉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
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
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
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微見掌
中如對面焉亦能令索齋者見又聽
鈴音以言事无不効驗欲於洛陽立
寺值劉曜寇并洛臺帝京擾亂登立寺
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煞戮為威沙門
遇害者甚眾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
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軍郭黑略
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
弟子之礼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

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授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去將軍營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自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羣孽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邇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點蓋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坊頭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脩故不敗勒欲試澄夜穿宵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去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无寢何故夜嚴勒益

敬之勒後因念欲害諸道士并欲告澄澄遁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竟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寐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惡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謀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圍九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勸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涸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法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見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其有頃水大至墮塹皆滿澄閉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蔣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志抽刀刺其弟執兄于室

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澄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謂蔣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令人取奴奴遂然見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義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有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交時岳已故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國僕谷勒當此羯

語也秀支軍也替矣出也僕谷劉
曜胡位也劬亮當捉也此言軍出捉
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
勒迺遣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
軍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繞交曜
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
中縛一人朱紵約項其時因以告弘當
介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迺
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敗元建平是
歲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
事澄弥薦時石荃將叛其年澄誡勒
曰今年慈中有主食必害人可令百
姓无食慈也勒班告境內慎无食慈
到八月石慈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
必諮而後行歸大和上石虎有子名
斌後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
涉二日勒曰朕聞歸太子死扁鵲能
生大和上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
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
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
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
詣寺灌佛為兒發願三建平四年四

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六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
衆曰鈴音古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
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
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虎傾心事
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上國之大
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
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
輦朝會之日和上昇殿常侍以下悉助
舉掌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
和上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偽司
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
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
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
言及和上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觀
澄澄逆笑曰昨夜今與法常交車共
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
慎之本今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
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上和上知汝及
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
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
邃曰小阿弥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

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六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殺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雅
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
手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啗為逆
謂內豎曰和上神通儻發吾謀明日
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虎謂
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
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
我澄常入必過還遂知澄入要候甚苦
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
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
還寺歎曰太子作乱其形將成欲言
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
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
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
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
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
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
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
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羗圖中東南
走馬之際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
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
既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

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六

咒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薊郡凶濤聚因以肆暴澄誠虎曰天神昨夜言疾取馬還至秋齊當雍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虜取馬送還其秋有人語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然其所生齊氏虎驍弓捻矢自視斌行罰輕虎乃手執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札不親然以傷恩也何有天子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劉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逕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云何澄曰佛法不煞朕爲天下之主非刑煞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煞生雖復事佛非獲福耶澄曰帝王之事佛當在心

高僧傳卷第九 第八張內

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言无辜至於凶惡无報非化所還有罪不得不煞有惡不得不刑但當煞可煞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煞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无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並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索雷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无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已造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恃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谷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殺戎貊之徒先下識法開澄神驗皆還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初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還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煞忽聞香氣賊无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高僧傳卷第九 第九張內

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盡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伐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覓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元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索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爲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礼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漸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衆賒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張內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我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登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凡旬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凡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起與太守籍拔叔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然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无異言唯言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駭除靈期迹莫已

高僧傳卷之九 第七十 虎

已之懿哀苗業繁其末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无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類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字會於靈遊開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獮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畱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尋通內外為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愾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万邦棄舉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疋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指豈其謀乎進對曰昔舜優積衣禹造伯成魏軻于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高僧傳卷之九 第七十 虎

今趙史遂无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曉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丘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戎軍追擒并為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平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又嘗與虎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穴仍取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介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岳相然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岳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平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數澄謂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惟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評澄澄曰背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岳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高僧傳卷之九 第七十 虎

也杜后日和上老耶何處有賊澄即
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
毫但使少者不憐迷便寓言不復彰的
後二日宣果遣人告報於佛寺中欲
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識
故獲免及宣事發被取澄諫虎曰
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
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何必誅
之宣當為蒼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
以鐵鏢穿宣額牽上薪積而焚之取
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輟裂支解授之
漳河澄迺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
餘日有一娥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
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
向東北俄介不見澄聞而歎曰灾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
前殿澄吟曰毀乎毀乎棘子成林特
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不得在嚴
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
日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
得迺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
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

高僧傳卷第九第十四張內

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
物理必還身命非保貧道焰幻之軀
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
愴然曰不聞和上有疾迺忽尔告終
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
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人能
延道重行全德貴无急苟業操无虧
雖亡若在遠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
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差
興起寺廟崇顯壯嚴稱斯德也宜享
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
典幽背法誠不自懲革終无福祐若
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
俗慶賴畢命就盡没无遺恨虎悲慟
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墳營墳至十
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
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踴赴傾國春
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空於臨漳西紫
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乱明
年虎死無閔墓然石種都盡閔小字
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
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
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

高僧傳卷第九第十四張內

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
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
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
說之曰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
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
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
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
佛調頂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
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
澄受訓樊巧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
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
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
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
不食非戒不履无欲無求受業追遊常
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
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
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
及鈴內棺中後無閔墓位開棺唯得
鈴杖不復見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
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尸後
慕容暉都鄴慶石虎宮中每夢見虎
嚙其辭意謂石虎為祟迺夢見虎尸
於東明館掘得之尸爛不毀傷踰之

高僧傳卷第九第十四張內

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置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尸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逼取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符堅征戴鴛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墳澄既知塚必開又尸不在中何容預作恐離之謬矣澄或言佛面澄或言佛面澄或言佛面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二

單道開姓孟燠煌人少懷拯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柏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不卧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恣鼻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神或現異形試之初无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去有仙

高僧傳卷第九第十七張內

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勸州郡有異人今感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鄯城西法琳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寺內造重閣高八九尺許於上編管為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艱粒難作斯斯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泰公石顯就開治目善藥小痛輒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面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表若去者當有大灾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驚鄴都大乱至晉昇平三年末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勸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和者昔在北閭聞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通心敬挹及後徙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贊仰累聞備至迺為之傳贊曰

高僧傳卷第九第十七張內

蕭哉若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餐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凡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迺為讚曰

物隳杳奇 德不孤立 遠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遺屐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竺佛調三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生人事佛面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弟疾篤載至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告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上且初不出寺汝何客見兄弟爭

高僧傳卷第九第十七張內

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外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盡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乘而必同契衆咸流涕因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礼和上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尸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衆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為一誤矣

高麗傳卷九 第三十

者域四

者域者天生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偶僊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生至于狀南經諸海濱夏及文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其沙門衣服弊陋輒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牛中來竺法興從人中未又識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初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正此宮者從初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凡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正實以作器者凡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寧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拂抑一

高麗傳卷九 第三十

技便以拂抑掃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而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此樹死未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狀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瘵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薰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泥滓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兵亂辭還天生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為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憐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竭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且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

高麗傳卷九 第三十

獨過後相憐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神異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九第三張 內

高僧傳卷第十 神異下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嚴撰

捷施勒一 阿羅漢二

生法慧三 安慧則四

法公五 釋曇暉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照九 釋法則十

耶頌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置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捷施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泉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眾僧曰洛東南有槃鴉山山有古寺唐虞基庶猶存可共修立眾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眾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寺去洛城一百餘里朝至洛陽詣寺赴中卷輒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為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迹疾奔馳流行恒苦不及勒令執袂裝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僕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飾善舉唐美客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曾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蹠室西石壁墜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西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水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密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開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張 內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許問未息慧已在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殊尋至俄而照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乃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懃修福善余後二日果取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漂沒多有死者時有范村者巴西閭中人初為沙門賣卜于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染俗習張陵之教云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

高僧傳卷第十 高僧內

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為火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无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蘭靖寺首屋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沛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災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元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高僧傳卷第十 高僧內

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街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釋曇首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荏閒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跋利度孤偕據西平自稱為三晉年建和建初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交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无所汙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固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无妄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廣孤有弟穉檀假署車騎權傾偽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无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欺國王耶檀深

高僧傳卷第十 第五張內

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然興芝
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
巷百姓並迎為之禮檀有女病甚篤
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
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
時宮後門開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
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
晉義熙三年擣檀為勃勃所破涼土
兵乱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
為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
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塚賃塚謳唱引絃
以自欣暢得直隨以施人拙憇无定所
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
而召來應對機捷无所拘滯博達稽古
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无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
裘浮遊一世閒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
累拙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
所在遺布三十疋悉以乞人後有一道
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杖一箱自隨常還
暮來詣海塩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
人可見給不令日隨意取之乃選取

高僧傳卷第十 第六張內

守持小兒形貌寂靜者將去檢念
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
因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
椀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冥道人
辭欲還去問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
所在不其語何當道人云在徐州江
北廣陵白土塚上計其適亦竟也屋中
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
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
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卷云書疏
耳道人常在廳事上眠以蒲杖著牀
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
知暮輒高懸蒲杖當下而卧永不可
得後與令詳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
人正今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
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
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
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
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塚
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還
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令嘗過漁
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流洛群魚
皆散其活怪物類如此後越上虞龍

高僧傳卷第十 第六張內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精光
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
之等並為論測博皆師受焉後同止
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
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塚
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
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
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者
船不脫及至白土塚書飛起就宗宗
接而將去

打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
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
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
一大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
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
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无假風
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
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纏繞殆不蔽身
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水扣凍而
洒浴或著屐上牀或徒行入市唯荷
一蘆圖子更无餘物乍往延賢寺法
意道人靈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延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

高僧傳卷第十 第六張內

復累足杯中顧盼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行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閨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簾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見簾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往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跪拜請還家月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歌肉至於辛齋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資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規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去欲得一絮袋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去躉出至冥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絮袋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去見度負簾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高僧傳卷第十 第九張內

見韓翃既至彭城邊有白衣黃飲深信佛法見度札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餅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飲云可覓簾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元以買忍不盡辨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飲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飲次第熟視皆已新良度密封之因語飲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許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馳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飲為辦糧食明晨見其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太弟子脫捨身受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鉗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泳而去又見魚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聞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張內

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隙隙中見吒取寺剡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兆南評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或自招殃樂所少人姓苦道若翻囊不有松相操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吳蒼澄靈无色外應見有綠鄉歲曜毗漢后辰麗輔躬王伊余非二仙晦迹於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誦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薰心請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括人測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過電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張內

累蹟聲華幾醜章弁觀色悟空觀物
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癡青條曲蔭
白茅以薦依畦毀麻隣崖飲海慧定
計照妙真日春慈悲有增深想无倦
言竟各去今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
猶停都少時遊止无定請呂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
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家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
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
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
恐是其家杯度即畱二弟停都守視
餘三人還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
有香刀子等但不取蜜薑為異乃語
陳云刀子鉞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
彼度已移靈就寺其家度忽來黃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
人作何米書度不荅竟莫測其然時
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船飄
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二張內

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
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
於是共稱佛礼拜須臾見一寺其光
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
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礼拜還反行步
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
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
能得只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
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
同世食竟共叩頭礼拜乞速還至鄉
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万里
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
杯度道人不荅言甚識因指北壁有
一囊挂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
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
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
中問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
是時別令一沙弥送至門上語言此
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
如言西轉行七里許三舫即具如
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
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
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門乃
見杯度騎大船以杖撐之曰馬馬何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二張內

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礼之
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
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
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
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
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
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
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
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正
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金濟
時南州杯度當其騎欄之日今日早
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
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
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
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度常婢偷物
而報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
金城江邊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
審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屨患痢遣信
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
傷截審子泣曰昔孫恩作乱家為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審子果
死又有齊諸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二張內

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佚事
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
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詣入
京留一萬錢物寄諸僧為營齋於是
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詣即為
營齋并接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
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
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
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
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
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
在南嶺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
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
度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
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
慧聞人恒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
皆大驚即起禮拜度語眾人言年當
大凶可懃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
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撥灾禍也頃
吏聞上有一僧嘆度度便辭去云貧道
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
送懇懇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七張內

者既末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釋曇始閩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
迹晉孝武大元之末齊經律數十部
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
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閩
中開導三輔始足自於面雖跣步泥
水未嘗沾渥天下咸稱白足和上時
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
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
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
阿練胡遍訪眾僧唯見始足自於面
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
破獲閩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
刀不能傷勃勃嗟之普救沙門悲皆
不煞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
後拓跋焘復剋長安極威閑洛時有
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
居偽輔焘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
焘以佛教元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
焘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
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
悉令罷道其有寬逸者皆遣人追捕
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七張內

閩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
末始知焘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
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
白於面從門而入焘令依軍法屢斬
不傷遁以自焘焘大怒自以所佩劍
斫之體元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
布線焉時北國養虎于檻焘令以始
鎌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
近檻虎輒鳴吼焘始知佛化尊高黃
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礼足下
悔其僭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焘大
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
病焘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
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焘
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
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
微瑞輒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
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問戶獨坐
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
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
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七鉢之聲
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七張內

進進即以為鰥朗去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麈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麈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約於龜茲焚屍之日兩眉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取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為玄主揚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返

邛碩者本姓邛名碩始康人居元常所悅忽如狂為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无不禮拜贊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壑中皆因事言諱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人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人咸以此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八張內

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介曰郡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惠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好人好韻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酒以漬燕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噉噉使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降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峨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擊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過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弥沙弥答云近送屍出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屬荆州人為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九張內

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弥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辟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坐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垂烏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性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岵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還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也

高僧傳卷第十 第二十張內

擇法置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為京師祇園寺法指弟子指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與王肅並共師焉置為性恭默少語言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盧勝法師老病置從為依止營護甚至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辦極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祇園後三處孝履皆見置末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今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眾咸悟其得二果時猶為沙弥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礼為營理葬殮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祇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岵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終亦不老舉止超尔无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未相識者並悲其親表存亡慧嘗至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張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過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也元所言慧後還荆過見鎮西長史劉景延忽泣慟而授之數日莧果為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去地中有碑眾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也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超今寢宿元定遊歷村里飲讌食飲不異恒人常自稱鄰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及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回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張

作居名惠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惠緒具說其意緒既无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來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惠緒已死入其房中許間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去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開行逃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去可駭歸去看汝家若為此入至家果為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去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為和上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无時數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張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
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
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士士
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感衆取駐
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
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
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
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
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
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
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在問吏啓云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
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罰
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
常所造屬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
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
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相行沙
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
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
人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
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
地下常受鋒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誤內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往疏云明
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尸還宅誌
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
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時誌畫紙作
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逆即雷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
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
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
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率以
見免齊七騎乘偃將欲謀反往詣誌
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
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
人所得罪果斫頭破腹梁都陽忠烈王
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
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
為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
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
興甚見崇礼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
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濕純虎不能侵
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
則道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
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道來往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誤內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
禁內天監五年冬早雪祭脩至而未
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
治若不啓百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
殿講勝巖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
勝巖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盃
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
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
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
惑藥也又問十二之言答云自在書字
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
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
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
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寺講法華
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
世諦故有第一義則元也誌往復三
四皆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
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
陳御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
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
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
至天監十三年冬於其堂後堂謂人曰菩
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散香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誤內

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間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碑於冠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疎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无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履蕩群羯亂交洲曜墓虛於前勒虎偃凶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章神化於葛陂駘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吉凶終令二石稽首荒衷子來澤潤蒼萌固元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十張內

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極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地或死而更生或空後空墮靈迹恠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祛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謀僭叛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介兼又便足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消瘵史宗之過漢梁迺今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夸銜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贊曰土質水澤金由火煎強梁寔化假見威權澄照衰土開導蓄川惠茲兩業綏彼四邊如不繫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十張內

高僧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十張內

高僧傳卷第十一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習禪二八 明律十三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釋賢護五 釋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法晤十八

釋僧審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
節蔬食誦經業禪為務常獨處山林
頭陀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无飢色
時劉曜殺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
太興之末南還江左復歷名山修已
恒業後遇疾綿葛乃屬想西方心甚
苦遂見无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

身所苦都愈是夕便起澡浴為同住
及侍疾者說己所見并陳誠因果辭
甚精折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
珠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二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
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刺之石
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穴
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无懼色
雇人開剪負技而前行入數里忽大
風雨群虎奔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
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攝神之處
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
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
蛇身覽來怖光光一皆不忍經三日又
夢見山神自言移住章安縣寒石山住
推室以相奉尔後薪採通流道俗宗
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
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
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
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率眾
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恠其不
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无氣

高僧傳卷第十一 竺二 內

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
年郭鴻任剡入山札拜試以如意撥
甯颯然風起衣服銷散唯白骨在焉
鴻大愧懼取之於室以塼壘其外而
泥之盡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三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
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
坐禪嘗行到一行盡家乞食猷呪願
竟忽有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无
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
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
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
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覺出大十
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
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
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
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
神曰弟子尤為不介但部屬未洽法
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
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
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
帝之子居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

高僧傳卷第十一 竺三 內

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唐臨別執手贈猷香三盞於是鳴鞭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太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苦苔青滑自終古以來无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宿間行道唱陸之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懸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袷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畱令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索齋累日

高僧傳卷第二 第四張

內

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觀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往於是而返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妓星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懷定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接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操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蔽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釋慧真四

釋慧真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拙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鬼神色无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无頭痛之患一何使哉鬼便隱形復作无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无腹便无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

高僧傳卷第二 第五張

又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鬼執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元以革囊見試女遂陵雲而逝顧而歎曰海水可竭須弥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五

釋賢護姓孫凉州人未止廣漢閭興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

支曇蘭六

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經三十万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慈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大數呵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札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

高僧傳卷第二 第六張

內

辜卿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介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弥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荅云樂安縣辜卿山久服風問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賜錢一萬鑒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七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莊間頭陀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窣堵焉

釋玄高八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万年人也母段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子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

高僧傳卷第七張內

祈願願門元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和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地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曰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相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還家求入道經涉兩旬方率先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閨中有浮獸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數日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礼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和秦地高僧隱

高僧傳卷第八張內

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索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摧倖為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元毗既西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讓構玄高玄高蓄聚徒衆將為國災曼讓讓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授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玄是群仙所宅高徒衆三百住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弥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若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月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拍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街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和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

高僧傳卷第九張內

接引既聞高被擯摯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讓素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白王及太子赦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廣濟為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山中草木摧折崩石塞路高呪願曰吾指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梵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福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類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偷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懼時魏虜拓跋焘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焘舅陽平王社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憚化偽太子拓跋晃是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五頁內

焘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焘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詔焘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焘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聞洪基恢隆万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虔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順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告劇之職其令 皇太子副理万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脩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為別時崔皓寢天師先得寵於焘恐是篡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詣太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五頁內

巨害焘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取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万德之門師既德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余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廢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且忽見一人告云以變仍給六百里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五頁內

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无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也明日還極欲聞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空道俗悲哀踴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曰久未獲受業忽聞怛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礼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苦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拓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茂虔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攝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礼

釋僧周九

高僧傳卷第二第十張內

釋僧周不知何人姓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高山頭陀坐禪魏齊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溪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齊肆暴傳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偽永昌王欽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三日方盡烟焰漲天而房不燼弟子取遺灰祭以塹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為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意各不自

高僧傳卷第二第二張內

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闍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十

釋慧通閬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詔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折心安養而欲栖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相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十一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愛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推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万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齊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遠曙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去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蕭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十二

高僧傳卷第七第十五張內

釋僧從未詳何人稟性虛靜隱居始
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
五繫唯餌素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
礼誦無輟與隱士堵伯玉為林下之交
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十三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
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禪
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
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
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
告衆去咸常誦實積經於是自力誦
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
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
見空中紺馬背負金棺昇空而逝

釋慧覽十四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
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
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
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弥勒受菩薩
戒後以戒法授覽覽還至于填復以
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
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問

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
告之後移羅天宮寺宗文請下郡止
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勅令
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
演平昌孟顓並欽慕道德為造禪
室於寺東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十五

釋法期姓向蜀都郫人早喪二親事
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
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猛所諳知
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
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
九有師子奮遷三昧唯此未盡暢歎
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
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
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暎
尸體更香潔時屬龍花寺又有釋道
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十六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起家入道專情
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至三休之
費經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
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舍乞

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虫鳥每夕輒
脫衣露坐以飴蚊蟪如此者累年後
入定見弥勒放齊中光照三途果報
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
於定中滅度平坐繩床貌悅恒日

釋普恒十七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
常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
人叙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
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
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為同意
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
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
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
八未亡月日忽與親知告别竟无感
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
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
奴不解強取卧之屍竟不申衆僧來
見便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申衆
僧試取拊之亦隨手即申申已復更屈
生時體黑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
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
香芬馥剎將王玄載乃為之讚曰大

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
空過乃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
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
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淨世遺德
方化迥

釋法晤十八

釋法晤齊人家以田來為業有男六
人普皆成長晤年五十喪妻舉家鬱
然慕道父子七人患共出家南至武
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栖
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
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
因為剪逕開山造立房室晤不食糗
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
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
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
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
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
謂其所住為頭陀寺焉

釋僧審十九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沉之
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
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十九張內

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
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
勤誥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
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
勗劫賊慚愧流汗作札而去靈鷲寺
慧高從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
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拙玄寺文
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詣
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
因彈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來千斛
請受三歸永明八年春秋七十有
五時有僧謹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
亦各有異迹

釋曇超二十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客上
可觀蔬食布衣一巾而已初止上鄱龍
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
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
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
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
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
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東笏而進
稱嚴鎮東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二十張內

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
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禮富陽
縣人故冬鑿巖山下為塹侵壞龍室
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
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
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
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
樞趣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
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
耳遂許之神愜忽而去超乃南行經
五日至赤亭山遇為龍呪願說法至
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禮拜超更
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詰其降
雨乃相看无言其夜又與超夢去本
因怒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
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且即往
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舫於江中轉
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舫石首轉
經裁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
報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二十一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
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二十一張內

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獸公
屍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
僱人開翦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
像於是拙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
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姪去常加護衛
或時有白猿白麋白蛇白虎遊戲塔
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
王聞風極挹頻遣三使懇懇教請乃
薨出京師到第文宣教以師礼少時
辭還山告雷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
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論曰禪也者妙万物而為言故能无
法不緣无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
迺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微見魚石心
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
根靜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
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
摧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
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
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
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定為用大矣
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
法護譯出禪經僧先曇猷等並依教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三條內

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
妖祥賓鬼魅於重巖觀神僧於絕石
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賓禪師
佛默跋陀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
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返
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
等亦厲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
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
酥過石壁而無壅擊大眾而弗遣及
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
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而更起道
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薨頭藍
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
陀所乱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
應以夫瑩燭之於日月曾是為正乎
贊白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輟慮
方脩幽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鑠
山海聚散昇沉茲德裕矣如不勵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瓊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五條內

釋志道九 釋法類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一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
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
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
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
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
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
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二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
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
十誦遂專功此部傳發天然洞盡深
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閔中
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抱其貞素
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
環帶長川業居宗憲化訓誘無輟三
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導餘隙屬
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
內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嗟其神
異昔什公在閩未出十誦乃先譯戒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三十四條內

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並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光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三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帝元嘉中至京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為物軌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四

釋僧璩姓來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惣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

高僧傳卷第士

第五卷

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損璩仍著識衆論以示來業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璩章王子尚崇為法友衆繁張數並一過傾蓋後移止莊嚴寺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居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卒真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爽從請戒焉

釋道儼五

釋道儼字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謫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史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栖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六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歲食及受具戒執操弥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闍西涼州有高法師釋慧思乃負笈從之於是

高僧傳卷第士 第五卷

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襄陽寺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執駕禪房屈膝恭禮後時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狼怡然忽尔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七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札佛燒香香烟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為之流泣後卒于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八

釋道營未詳何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

高僧傳卷第士 第五卷

上虞永後於京師婁胡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焉

釋志道九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无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携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申受法偽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褒出鎮湘州携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類十

釋法類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香弟子住京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

高僧傳卷第十一 卷六 戒內

俱以律藏知名類伏膺已後學元再請記在一開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卒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類學輩兼明勅為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開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勸為僧主宣給事有倍常科類以從末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寶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為瑯琊王奘所事云

釋法琳十一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已握錫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並部僧尼無不宗奉常析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食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

高僧傳卷第十二 卷七 戒內

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烟焰衝天三日乃盡取鍛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十二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異州刺史徵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擒狍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來意歸依仰亦厚相將接及仰反汶江因扈避而上於蜀裴寺出家仰為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選亂乃移卜居京師遇類公於興皇講律稱詒決隱遠發言中諱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携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擗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

高僧傳卷第十一 卷七 戒內

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栖寺復
屈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經目
示以憲章頃之及都文宣請於普和
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
入道務遺繁累常絕度吊杜人事每
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
其功之制末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
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評悲懇勸訓
賜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
京慈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三十
餘遍齊永元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
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起二人
東善毗尼為門徒所挹

釋僧祐十三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
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
禮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
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
四家人密為訪督祐知而避至定林
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
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
明初受業於沙門法類類既一時名

高僧傳卷第二 卷三 序內

正為律學所宗祐過竭思鑽求元解
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勸先哲齊竟陵
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
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宗并宣講十
誦更申受戒之法凡復信施志以治
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元造大
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授授卷軸
使夫寺廟開廣法言元學感其力也祐
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
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剎鑿石佛等
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札遇
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脚疾初
聽華輦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
此開善智藏法音慧鄭皆崇其德素
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右南平王偉儀
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
並崇其教軌盡師事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
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
有四因定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
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顯製
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
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

高僧傳卷第二 卷三 序內

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礼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
防非是故隨有犯緣迺製篇目近乎
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
興因命持律尊者優波離比丘使出
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
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迺訖於是題
之樹茅踰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
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拘多此五
羅漢次第住持至拙多之世有阿育
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
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
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
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
藏於是手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
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
開遮廢立不无小異皆由如來往昔
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
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
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
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罪目不无優降
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
夢覺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

高僧傳卷第二 卷三 序內

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元超多即曇元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薩婆若帝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轉諸煩惱名迦葉毗訖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各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二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終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无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弥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涅槃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所生也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三十四段

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元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及弥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跋蹉陀羅譯出僧祇律佛跋蹉譯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彼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軍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正來入閩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宋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瓊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研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雖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我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爲本居俗則以礼義爲先礼記云道德仁義非礼不成教訓正俗非礼不脩經云戒爲平地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律解五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三十五段

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課執之徒平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爲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漉水翻覆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日僧餘皆自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於是苞庇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鑽湯不寒般若此皆操之失振還以自傷相見看羊豈非斯謂

高僧傳卷第十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三十六段

高僧傳卷第十三 亡身 誦經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敏

亡身第六

釋僧群一 釋曇稱二

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曇和十一

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孟運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堽相傳云是群仙所宅群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葛聞而索之群以水遺葛出山報臭如此三四歲躬自越海天甚晴霽及至山風雨晦停數日竟不得至過數日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返群庵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啖群群欲舉錫杖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

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丘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迺捨戒為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隣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為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入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穴村人遇害日有一兩耨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徙今息怨害意未果當得无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耨村人遂至南山戰身都盡唯有頭在因葬而起塔亦後虎穴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進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遷卒子景環為胡襄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突賊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率弟安周續立是歲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二張內

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益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者樹投身餓者前去施汝共食眾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元能取者須臾弟子未至王人復看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閭維之烟炎衝天七日乃歇尸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波若又為厲門人常懺悔為業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張內

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中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道遇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群劫不許富曰大人五歲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亡身妄言亦好富過念曰我幻炎之軀會有一死以死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劃臂至臍群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頻開口猶能言迺具告其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偽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屑以布經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高僧傳卷第三 第四張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猜懃慙勵苦行操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迺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閤并告別知識其日閤境薪波車馬人衆及賣金寶者不可攝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薪所積已炯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栴檀樹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二月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矣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暕

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張內

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教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諸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捨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明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无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札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梧桐根枝叢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婆羅寶樹剋炳涅槃之瑞幾故現斯證因号為雙栴沙門吳郡張辨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具為傳贊贊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為妙寶其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觀斯人其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

高僧傳卷第三 第六張內

應騶騶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慙竹林寺精勤苦行捨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餽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懇懇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地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感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錢據一小床以衣具自經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錢所請諭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无悔念迺答曰微軀

高僧傳卷第三第七張內

竊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淚下火至明旦迺盡帝於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齊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未捨燒身漸絕粒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城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僞舊觀者傾邑行雲為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為収灰起塔

高僧傳卷第三第八張內

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纈絕五穀唯餽松葉後捨志燒身乃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記至鼻乃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為起灰塔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燒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求命已絕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日乃盡尔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取灰骨以起塔焉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珍者命也是故飡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澤也餽米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

高僧傳卷第三第九張內

則憐而弗為微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瞻人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悟四生為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草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群心為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割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穴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剗肌賀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以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和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梧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通亦異若是大權為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迺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骸壞福田相考而為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生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脩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張內

或滿慈而乖慈如捨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无盈缺又佛說身有八万户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虫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大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輕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骸分人當知無盡之論其究竟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骸然後離苦若其位降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索无廣音不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邀譽一時或欲流名万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餽餽從事空嬰万苦若然非所謂也

誦經第七

二十一

釋曇遠一 釋法相二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張內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固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弥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遠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遠不許因詩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己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念日日密往餘无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遠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絕遠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張內

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
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
峙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
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
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
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
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標袒干
冒朝責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
節招而鴆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
然无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春
秋八十時有生曇蓋空僧法並苦行
通感蓋能神呪請雨為楊州刺史司
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
稽王司馬道子為起治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
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
興中為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
中遇風而舡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
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舡乘之獲免
至岸訪舡无主須臾不見道俗咸歎
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
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為三賢寺主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張內

誦法華習禪定常於山中誦經有虎來
蹲其前誦竟迺去後每至諷詠輒見
左右四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
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
死後可為燒身弟子依遺令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
射孕鹿母墮胎喪母街箭猶就地欲
子宗迴悔悟知貪生受子是有識所
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
自資受一食法疏告六時以悔先罪
誦法華維摩常昇臺諷詠響聞四遠
士庶慕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
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為目号曰法華
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固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為道懿
弟子懿病嘗遣固等四人至河南霍
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
死燂火又亡固判无濟理固素誦法
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
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
是進修禪業節行跡新煩作數過普
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
騎馬人至並未及暄涼倏忽不見

高僧傳卷第三 第四張內

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臨風化夜
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固又
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殷
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
澗寺常以般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
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固欬不自
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見一人在路
坐胡床侍者數百人見固驚起日坐
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
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
執別令人送固還寺扣門良久方開
入寺見房猶閉眾咸莫測其然宋元
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携往廣陵
終於彼矣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
經律清寂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
維摩每夜吟詠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
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舡將覆沒慶
唯誦經不輟覺舡在浪中如有人牽
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
末年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禀性清
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誦法華維

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張內

摩二經及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
穢雜每誦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
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
神呪所教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
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
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與而愈
明嘗行水旁祠至現自去神見之皆
奔走以宋孝建中率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
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閩
中從叔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
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
華淨名每後夜誦誦比房常聞莊戶
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寶天神來聽
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苦自業宋初
遊京師止凡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
圓廟見一鬼致敬於果去昔為眾僧
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穢糞鬼中法
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
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
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眾掘取果
得三千為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

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
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閩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
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嘗
行殊倫服布衣鉤菽麥誦經三十餘
萬言每夜誦詠輒有殊音異氣入恭
房者咸共聞之又以聲納聚登且常
披以詔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
王義秀等並崇其德素所獲信施常
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
率於彼春秋八十時為長夏有僧恭
者德業高明經懺寺任亦不食粳糧唯
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人少孤為下人所養
七歲出家為曇亮弟子學通諸經疏
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
重勅為彭城寺主率眾有功宋太始
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
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盛遠不離俗
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持誦法華
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
華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錢一千六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

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
造經錢在佛處群劫問之寂然而去
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
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
過情願既滿厲操愈堅常迴諸福業
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
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
明三年元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
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
光明疏食避世
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
貞昔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
習禪定精勤札懺六時不輟每旦則
水瓶自滿寶諸童子以為給使也
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
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
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日
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弥盜帳
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
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
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壁巖
入定又有山精來憫明明捉得以骨
繩繫之鬼遂謝求脫去後不敢復來
及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

孟顥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於永興邑立昭玄寺復請明住持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為明於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咸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咸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聞止瓶衣率素曰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為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誰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尔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普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万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无兼物宋元徽中

高僧傳卷第三 第九張 內

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宇靖開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為其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迺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瞻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札十佛凡一百五十餘万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竟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並剛釋法定並誦經十餘万言蔬苦有至德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及唯汝南周顥以信解兼深持與相接時有慕德帝礼或

高僧傳卷第三 第九張 內

因顯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為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礼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花維摩金光明常一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共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貞罪歸關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為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踐輒虛齋而過齊永明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迺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經維摩首楞嚴蔬苦並有高節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迺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弥負錫獨前猛虎肅然无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為栖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張 內

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過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為人溫恭冲讓喜愍无色戒範精明變化忘勸誥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礼拜者皆為說法提誘以代銷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葦醪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户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波若六時礼懺必為眾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薨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為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成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礼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恠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押頭陷入肩琳為祈請詔夜見兩梵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齊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眾咸服其微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高僧傳卷第十二 第三十

論日誦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怨持難得愔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遠通神於石鳩僧生感衛於空中道回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微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專虛哉若過凝寒靖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誦經典音吐道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靈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詠誦法言以此為音樂者也

贊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刺難思無怠三業有覺六時化人乃衛寢眾未以此焉實德誰與較之高僧傳卷第十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高僧傳卷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經師導師 內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慧遠一 釋慧元二

釋慧力三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釋慧遠姓劉本名薩河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田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礼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遠精勤福業唯以礼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蘭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遠上越城願望見此剎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

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申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敬王時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此其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堅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余後年許有臨海漢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趺浮在水上即取送縣縣表上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鄰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札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歎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去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珠珠人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十二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剎史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札拜石像以像於西晉將末達與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滄瀆口漁人疑為海神延至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慮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索齋於東雲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滄瀆口稽首盡度歌頌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逸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眾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札拜鄧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雖遠想心東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觀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十三

礼屢表徵驗精勤篤勵終年无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為人性善喜愍无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為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殯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眾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頤松栢因登山殫銳焉

釋慧力未知何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食蔬苦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為凡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輒東移十餘步且取還已復隨從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或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是也記者云寺立後三十年當為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都无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勅楊法尚李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十四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玉像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无如之何乃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也乃解脚肥耳既鑄減解脚而面相自滿諸工无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口有寺人擲擣戲擣所著履輒有光出恠全掘之得一金像合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啟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凡官寺今移龍光寺

擇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松期說之期去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剎柱受將沙弥誠至新亭江尋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六

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為剎架以一層道俗竟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閻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擇僧慧未知何人少未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迁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蒸如故元所傾覆大眾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擇僧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演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復訪山水至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六

秦望西北見五岫聯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顒富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詔相灌漑並東岳望僧咸共慙焉時有釋道敬者本鄉瑯琊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澗精舍敬後為供養眾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擇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凡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銘鑄始畢未及開摸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曾方尺許銅色煥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然而牛奔車壞因更冠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無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摸見像曾前果有煥沸洪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六

後以苦行卒矣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尤能辨聞湘州界銅溪伍子骨厝多有銅器而厝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邵曰厝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壺人守護誰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極越共如其有各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船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祝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厝銅既多十不取一而舫已滿唯神床頭有一壺中有一鯢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靈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群壺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缺光未脩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高僧傳卷第三 第八張內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思建義之黨窟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言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脩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弥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諸稟後被勅為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弥忽為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煩恙皆平復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九張內

凡興造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周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薇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藏薇有道德懽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磐繩欲斷何不泊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乃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偕賜靈異乃捨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茵茵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銀鏤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十張內

佛牙本在烏經國自烏經來芮芮自芮芮來梁土獻貢牙還京五十有五載客自札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為物軌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綬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勅三吳使妙簡二眾暢亦東行重申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荒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軋和殿見帝帝問鍾如亘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攝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不見其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氷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紛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礼而尋竟不行自余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况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余沙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十一張內

門皆稱名於帝王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年卒與暢同安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板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常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夾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葉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燭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觀三會以比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鑿移年僅成而捍頂之護進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十二張內

淑慕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姑豐令吳郡陸咸羅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預冥理非虛且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寓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懼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亘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尔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指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且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万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智万字處猶不施金縛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十三張內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扶香華万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告稍靡本卒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為僧主止京師正覺寺敷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工江左稱竄州境或應有災崇及僧屋橫延疊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群虜共欲遷像引至万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駭逼衆僧助守營壘時虜師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園裏遣表偽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小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十四

至心誓曰衆僧元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羅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閤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縛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改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陵遲復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万斤銅融竭已竭尚未至臂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摸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廬已見羊車傳詔載銅爐側於是飛輻消融一鑄便滿甫余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鏤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十四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是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高潔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還見二僧跪開像鑿逼就觀之條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遍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皎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槌懺札拜之聲入戶誤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之瑞自慈河以左金像之寂唯此一耳論曰昔憂填初刻拊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客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度爰至跋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取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十四

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剎興焉其生
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
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
標揭神異余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
使浮海壞撒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
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
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
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銘金圖寫神
狀至能浮江泛海影化東川雖復靈
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惜秦景自
西域還至始傳畫壺釋迦於是京臺
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唐與
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元
像因感故形感見有差差故形應有殊
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慙
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金庚
為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
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
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微祥
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剎抄慧
力感瑞於塔甚慧受申誠於浮木僧
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鐫像
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
骨壽陵為之通感僧護著抱於石城南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七張內

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文九顯曜京畿
宋帝四鑄而不咸梁皇一治而形像妙
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
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
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佛像如佛
身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為本
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譬猶鳥倫二翼
倏舉千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
勤哉豈不踴哉

經師第九

帛法橋一 支曇篇二
擇法平三 釋僧饒四
擇道慧五 釋智宗六
擇曇遠七 釋曇智八
擇僧辯九 釋曇憑十
擇慧忍上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
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
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捨而
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
洗漱玄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七張內

微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
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
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
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
亦戒行清高

支曇篇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
清苦蔬食慙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
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
以師礼篇持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
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嚮
清靡四飛却轉及折還喉疊弄雖復東
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篇
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
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
法等俱出家上白馬寺為曇篇弟子
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无方後兄
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
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
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
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
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七張內

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而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文之世饒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大智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懸臺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起明明慧少俱為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釋道慧姓張尋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素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含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方言每夕誦詠輒聞閣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閩長夕中宵之後四眾伍昂睡地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

高僧傳卷第十三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實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无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者謂途暗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為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无穷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為依寺及范曄被誅門有十二喪无敢近者遷抽貨求物悉營慈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夏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凡官寺釋道瑛並富聲哀婉雖不竟遷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時與同行蕭

高僧傳卷第十三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守吳復扣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並無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光喜駢飛聲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紇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起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寂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中興有釋僧恭當時與辯齊名後遂退道

高僧傳卷第十三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釋曇憑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政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鳥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令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黃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辨公脩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家長妙於是令慧滿僧業僧尚起朗僧期起猷慧旭法律曇慧僧胤慧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縣句殊有官商

釋曇辯 一性元奇跡久跡勝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高僧傳卷第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釋曇幹 莫使碑誌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八能流編善還國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執攝

釋道首 性於一性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經清雅無功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甘

浙左江西荆峽庸蜀亦頗

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舉故不足而傳也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哀

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

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

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

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

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與妙故奏

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讚於管

絃則稱之以為唄夫聖人制樂其德

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類

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

所憶心不懈憐音聲不壞諸天權喜足

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問甘露之初門

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

高僧傳卷第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其間隨時謗詠亦在屢成音至如伎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无相之音奏於篳篥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宜乎琴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編讚故咸池韶武无以足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投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擣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傳文宣等並躬勤嗟詠曲意音律探集異同斟酌科例存做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

高僧傳卷第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鴈愛而不移比立流響青鳥悅而忘者墨憑動韻猶令鳥馬踴躍僧辨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疊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无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極命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瞋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掉而歲曜百味醇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疊舉平折放煞游飛却轉及疊矯弄動韻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狂凝而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十

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稱為梵唄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原夫梵唄之起亦非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而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謹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涅槃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謂一契文出雙卷涅槃故曰涅槃唄也爰至晉世有高座法師初傳竟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篇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開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弥小兒互相傳授時音成規殆无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倫之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十

論末

唱導第十

釋道照一 釋曇類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平西人少善尺牘兼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監群典以宣唱為業音吐震亮洗悟鹿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滅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召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齊竟別賜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為門師宋元嘉三十九年卒年六十六服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釋曇類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万言止長于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常

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十

患癰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沫沐身狀如已死類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沫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刮取涎沫以傳癰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瘻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屬節弘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家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瓊丹陽人出家止凡官寺讀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聲無不妙諂宋太祖文皇帝車騎威質並提携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瓊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瓊唱導帝問瓊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瓊曰天道助順况復為逆帝悅之明旦別賜一萬後勅為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韓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九張內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元盡嘗為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礼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度帝至聖猶云子違尔弼湯武亦云万姓有罪在子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度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思受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取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法愴良久賞異弥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睦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意嗜五經詩賦及竿數卜筮无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涂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間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目詣房敷請遂從命焉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元有導師王謂光曰將導群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九張內

生唯德之卒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虞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賣七曜以决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播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馬江追騎將及而渚次无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慙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空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九人勸之以酒茶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九張內

日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獨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承祖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廬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時開心寺有釋僧喜亦善唱說振譽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閩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已長齋素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勅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凡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張內

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教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穎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為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來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迷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為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難技及著爰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去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庸相自業宗欬沈慶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錄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變得免耶帝異之即勅往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欲求出家三啟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欬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欬以詰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熱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張內

果如願言殺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床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監住其士願有不平之色遂致聞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詐菓食願荅菓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問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拙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照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攸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詰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礼武帝祠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張內

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
東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
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
必直前無有通白感致隨喜日盈萬
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著粟或雇人礼
佛或借人持齋或收糶米穀散給魚鳥
或質易飲食賑給因徒興功立德數
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
心抱無事官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
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
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汝等失
飯籬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
下風煙燄必及弟子欲舉願出寺願
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
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
年年八十七卒

擇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
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感帝度二十
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既得
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
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
宣王厚相礼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
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財不蓄私常

高僧傳卷第三第三十三張內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
以居之鏡為性敦美實接為務故道
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
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
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凡官道親彭
城寶興者闡道登立皆祖述宣唱高
韻華言非忝前例傾眾動物論者後
之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
因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
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
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極事資啟
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難序因
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
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
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辨
一齊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
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聯次相師各
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
聲辭才博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辭則
無以適時非才則言无可採非博則
語无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眾驚
心聲之為用也辭吐後發適會无差

高僧傳卷第三第三十三張內

辭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
之為用也商榷經論採掇書史傳之
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
如為出家五眾則須切語无常苦陳
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
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
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
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
而興可謂知時知眾又能善說雖然故
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
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
二技難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
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閤初
夕旋繞行周烟蓋停氣燈惟靖耀四
眾專心又指緘默余時導師則擎爐
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无盡
談元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
怖淒交零微昔因則如見往業茲當
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
叙哀感則灑淚含酸於是閭眾傾心
舉堂惻愴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
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
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

高僧傳卷第三第三十三張內

人迫懷抱載盈瘳慕當尔之時導師之為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攝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習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纖疏忽至既无宿蓄恥欲屈頭臨時拙造窘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聲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哉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三 若事八張內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內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微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造興賢能異託辯忠烈老慈以定君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冲或體任禁枯重茲違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孝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共北辰悠哉逸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本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鴻風既扇大化斯融自尔西域名僧徃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

唐弥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宗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傳論而詳事關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微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閑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稱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閑混濫難求更為蕪昧瑯琊王中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郎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梵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

高僧傳卷第十四 若事八張內

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受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掌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古老廣訪先達校其有元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且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蕪萬億通感適化則強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和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羨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

高僧傳卷第十四第張內

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美眾聖之所哀迷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贊論俗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開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摛布一科之未通編為論其轉讀宜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迴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眾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无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辨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倫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一十四卷倫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卷第十四第四張內

高僧傳第一卷 評經上 十五人

漢維陽白馬寺攝摩騰

漢維陽白馬寺竺法蘭

漢維陽安清

漢維陽支樓迦識 竺佛朗 安世摩訶目 支那 康王詳

魏維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曇摩首 曇摩

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魏吳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曇摩連 曇摩真

晉長安帛遠 帛法持 僧士度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晉長安僧伽跋澄 佛品羅刹 趙攻

晉長安曇摩難提 趙攻

晉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晉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高僧傳第二卷 評經中 夫

晉長安鳩摩羅什

晉長安弗若多羅

晉長安曇摩流支

晉壽春石磻寺卑摩羅叉

晉長安佛陀耶舍

晉京師道場寺佛跋跋陀羅

高僧傳卷第十四第五張內

晉河西曇無讖安陽侯 道普 法祿
高僧傳第三卷 譯經下 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宋黃龍釋曇无竭

宋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宋河西浮陀跋摩

宋京師祇園寺釋智嚴

宋六合山釋寶雲

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宋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宋京北釋智猛

宋京師道林寺置良耶舍僧伽道多 阿那摩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阿那摩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跋地僧伽道多 阿那摩

高僧傳第四卷 義解一 十人

晉洛陽朱士行生取蘭 無羅叉

晉淮陽支孝龍

晉豫章山康僧淵康法僧 支敏度

晉高邑竺法雅毗浮雲相 曇首

晉中山康法朗今部

晉燉煌竺法乘竺法行 竺法存

晉剡東仰山竺法潛竺法潛 康法微

高僧傳卷第四 第六張內

晉剡沃洲山支道支法度 竺法仰

晉剡山于法蘭于法蘭 于法底

晉燉煌于道邃

晉剡葛峴山竺法崇道寶

晉始寧山竺法義

晉東莞竺僧度竺慧超

高僧傳第五卷 義解二 十三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王嘉

晉蒲坂釋法和

晉泰山嵩嶺嚴竺僧朗高僧

晉京師凡官寺竺法汰曇二

晉飛龍山釋僧先道遠

晉荊州上明竺僧輔

晉京師凡官寺竺僧敷

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僧衛

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晉荊州上明釋曇微

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僧常 法海

晉長沙寺釋曇誠

晉於晉青山竺法曠

晉吳虎丘東寺竺道壹烏道融 道實

晉山陰嘉祥寺釋慧度曇誠 智明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七張內

高僧傳第六卷 義解三 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晉蜀龍淵寺釋慧持慧嚴 僧本

晉廬山釋慧永僧融

晉廬山釋僧濟

晉新陽釋法安

晉廬山釋曇邕

晉吳臺寺釋道祖慧要 曇暉 曇護

晉長安大寺釋僧韶弘覺

晉彭城郡釋道融

晉長安釋曇影

晉長安釋僧敷僧指

晉長安釋道恒道標

高僧傳第七卷 義解四 十三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實錄 法寶

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法智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僧本

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淵慧琳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宋東阿釋慧靜

高僧傳卷第六 第八張內

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法和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道海慧覺慧本

宋廬山凌雲寺釋慧安曇和道廣

宋淮南中寺釋曇无成曇固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舍道舍

宋江陵瑟琶寺釋僧徽僧莊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宋壽春石礪寺釋僧導僧因僧音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音明道固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宋長沙麓山釋法愍僧宗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靜林慧隆

宋丹陽釋梵敏僧蒼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僧慶慧定慧高

宋京師中興寺釋曇斌曇宗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曇陰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曇慶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道猛慧覺慧教

宋山陰靈嘉寺釋起進曇機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曇瑤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道猷慧登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九張內

宋京師治城寺釋慧通

高僧傳第八卷 義解五十六人

齊偽魏濟州釋僧淵慧記

齊偽魏釋曇度

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文融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鍾曇慶慧覺慧本

齊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齊京師湘宮寺釋弘充法解

齊高昌郡釋智林

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法瑗法常

齊蜀齊后山釋玄暢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道惠法令

齊荊州竹林寺釋僧慈慧慈

齊上定林寺釋僧柔僧柔

齊山陰法花山釋慧基僧行慧板道地

齊京師謝寺釋慧次僧賢僧賢法瑗僧賢

齊京師何園寺釋慧隆僧賢僧賢法瑗僧賢

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法宗

齊京師中興寺釋法安慧安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印慧印

齊瑯琊嶺山釋法度法度僧紹慧開

梁京師治城寺釋智秀法秀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十張內

梁荊州釋慧琳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法融智敏法固

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道明僧成

梁上定林寺釋法通聖通

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梁剡法花臺釋曇斐法茂

高僧傳第九卷 神異上四人

晉鄴中竺佛岳澄道進

晉羅浮山單道開

晉常山竺佛調

晉洛陽耆域

高僧傳第十卷 神異下十六人

晉洛陽盤鴉山捷陀勒

晉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晉襄陽竺法慧范持

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慧持

晉長安涉公

晉西平釋曇霍

晉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宋偽魏長安釋曇始

宋高昌釋法朗法整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十一張內

宋岷山通雲寺邵碩

宋江陵琵琶寺釋慧安僧覽法衛

齊京師和國寺沙弥釋法匱法指

齊荊州釋僧慧慧遠

齊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道者僧朗

高僧傳第十一卷習禪 明律

習禪 二十一

晉江左竺僧顯

晉剡隱岳山帛僧光

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慧開 慧吳

晉長安釋慧菟

晉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晉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晉蜀石室山釋法緒

晉偽魏平城釋玄高慧紫

宋長安塞山釋僧周僧亮

宋夏安太后寺釋慧通

宋餘杭釋淨度

宋始豐澤布山釋僧從

宋廣漢釋法成

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道果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五張內

宋成都釋道法

宋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僧覽法衛 僧審

齊武昌樊山釋法悟道濟

齊錢塘靈苑山釋曇超

齊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 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宋吳閭居寺釋僧業慧光

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宋京師在嚴寺釋僧瓊道遠

宋彭城郡釋道儼慧曜

宋江陵釋僧隱咸吳

宋廣漢釋道房

宋京師開心寺釋道管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起虔

齊京師多寶寺釋法穎慧文

齊蜀靈建寺釋法琳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慧超

梁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高僧傳第十二卷 亡身 誦經

亡身 十一人

晉霍山釋僧群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五張內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宋高昌釋法進僧導

宋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宋偽秦蒲坂釋法羽慧始

宋臨川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宋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宋京師竹林寺釋慧蓋

宋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齊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 二十一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晉越城寺釋法相曇暹 僧法

晉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晉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花臺釋法宗

宋京師南潤寺釋道圓

宋廬山釋慧慶

宋臨渭釋普明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宋京師凡官寺釋慧果

宋京師東安寺釋法恭僧恭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覆慧琳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五張內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僧念

齊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齊京師靈根寺釋慧豫法奇

齊上定林寺釋道崇

齊上定林寺釋超辯法明僧志

齊山陰天柱山釋法慧景遊

齊京師後岺釋僧侯慧遠

梁上定林寺釋慧弘法仙

梁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三卷興福經師洋師

興福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遠

晉武陵平山釋慧元竺慧立

晉京師凡官寺釋慧力

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宋山陰法花山釋僧翼

宋豫州釋僧洪

宋京師釋僧亮

宋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齊南海藏微山釋法獻玄暢

齊上定林寺釋法獻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首

宋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鏡

宋安樂寺釋道慧

宋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齊東安寺釋曇智

齊安樂寺釋僧辯

齊白馬寺釋曇憑

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宋長干寺釋曇穎

宋凡官寺釋慧瑕

宋靈味寺釋曇宗

宋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齊興福寺釋道偏

齊凡官寺釋慧重

齊正勝寺釋法願

齊濟隆寺釋法鏡

右十三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孤子曼類頰首和南一日蒙示

所撰高僧傳并使其荷擔力尋始竟

但見偉才紙弊墨逾迄未能罷若迺至

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

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識

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

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縉素傳美鈞

輒定辭照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

羅什間表秦書佛道進難開趙冊

晉史見捨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

因其會兼且擡出君台之記錄在元亮

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无梗槩

足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

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

道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

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秀

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

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

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中

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

祐成蘭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深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取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也懸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挈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无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王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延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識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奔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適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伐訴盡弟子孤子王曼頰頰首和南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箴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願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淙以來昭明還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屬後生理宜綜綴會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八張內

道少之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銓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聞厝心傳錄每見一分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眾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十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俗疎遠豈宜濫入高聽播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快慍今以所著贊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此傳是會稽嘉祥寺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善講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為世軌又著此高僧傳十三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益城少時講說甲戌年二月拾化時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經始葦廬山禪閣寺墓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尔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八張內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八張內